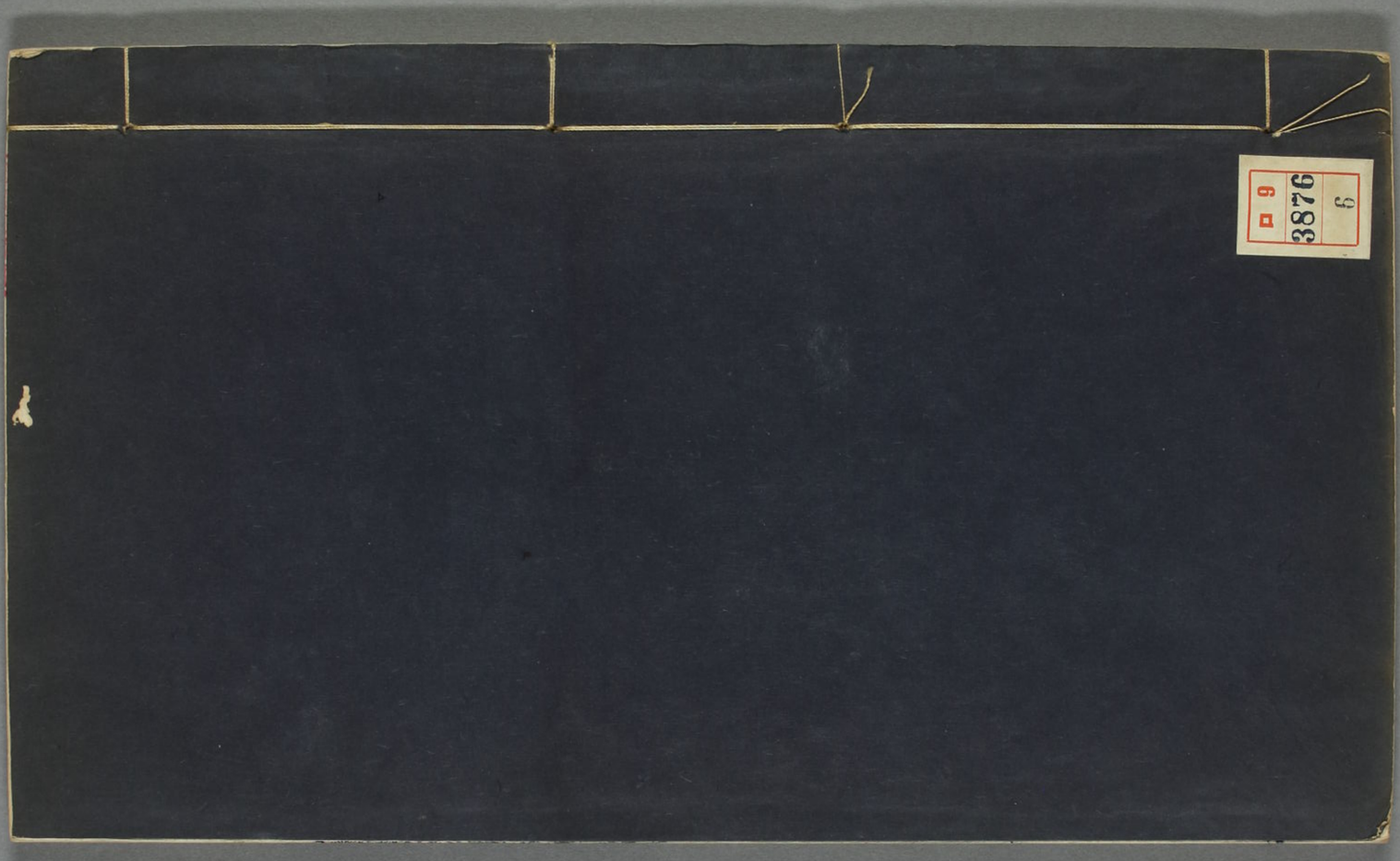
9
3876
6

門口9
號3876
卷6

憲鑒功過格第六卷

與人格 總論

聖賢論學。成己必兼及人。此與人之所以次修身也。交接一條。固修身之所係。在弟子時即不敢忽。以其人主及人。則不外於救濟勸化二者。惟能於交接盡其誠。自能於救濟勸化宏其用。仁者之德。物我無間。斯格其盡之矣。○嘗讀了凡先生格言。深服其善有眞假之說。昔有數人謁中峰和尚。問報應何以時有不驗。中峰謂人自善惡認得未眞。何關天之報應有爽。因令衆試舉善惡之狀。一謂詈人毆人是惡。敬人禮人是善。中峰云。未必然也。衆因請問。中峰告之曰。惟。務。益。人。則。毆。人。詈。人。皆。善。也。

早稲田大學圖書館
昭和26.6.6受入
藏書

惟。知。利。已。則。敬。人。禮。人。皆。惡。也。卽如布施一節。固曰善矣。然但思邀福。非有實心。或偶爲輒已。則雖不爲惡。終未許爲善也。是之謂善有眞假。世人不察。每曰彼善人也。而不獲報。彼人也。亦曰我未嘗爲惡也。而不獲報。試。令。平。心。內。返。果。能。爲。人之。念。多。於。爲。已。也乎。以是思之。而所謂善者。從可辨矣。魯國有贖臣妄於諸侯。皆受金於府。子貢贖人而不受金。孔子聞而惡之。曰。賜失之矣。魯國富者寡。而貧者衆。受金則爲不廉。自今已後。不復贖人於諸侯矣。子路拯人於溺。其人謝之以牛。子路受之。孔子喜曰。自今魯國多拯人於溺矣。因知。聖。人。一。舉。動。間。未。有。不。存。心。於。爲。人。者。今人少讓一錢。卽矜曰我善矣。淺施一惠。又矜曰我善矣。意中惟自矜夫我而已。獨不轉而念曰。茲偶有是讓。而向日所爲。得無微有不讓者乎。茲偶有是施。而其人日後。得無猶有可憂也乎。抑又轉而念曰。我樂讓。而天下之人。未能盡爲讓。可奈何。我施惠。而天下之人。未能遍我惠。可奈何。能如是以存心。則無往而非善矣。不如是以存心。則無往而可許爲善也。

格中分條甚晰。而總括其要。何莫非斯意乎。

交接 與人之一〇諸凡讓便宜甘劣處。除事親待甲幼。亦同論。總論凡與人晤對周旋。往來授受。及同學共事。皆謂交接。驗無我之學者。莫切於此。

大約內必有其情。外必有其文。情不可以淡漠。尤不可以偏私。文不可以虛僞。務忠恕而公平。抑溫恭而樂易。彼此無失。而上下咸宜。

其斯爲交接之盡善也。〇荀子起曰。感應篇於大

小過惡之中。連下二十九个人字。十三个他字。總。見世人惡業日多。只是人我之見過明。把自己看得親切。他人看得踈遠。所以種種惡業。日相纏擾。不得休歇。世人須蚤打破這个關頭。自然向善之心。不覺親切。○曹集之刻志學問常戒學者絕人我則天理自著。鵝湖大師曰學道之人。要在究徹心源。唯於起滅人我處定盤星上。須見箇斟酌。若是稍有毫釐偏見。益已損人。則不得其正矣。其不正始於毫芒。及至日往月來。積不可量。皆在此毫釐定盤星上發現出去。學道者不可不知。○蔡虛齋先生曰。程子云。人能將一個身。公共放在天地萬物中。一般樣看。則有甚妬礙。大哉言乎。欲為成人者。期其實地乎。○武林何公士明論待人接物之規曰。凡與賓客及尊長卑幼。君子小人相接。儀節固有不同。威不外乎敬而已矣。若待尊長。必須言溫而貌恭。情親而意洽。尊長或不我愛。益加敬謹。可也。待卑幼又在自敬其身。苟能尊嚴正大。肅矩整規。則為卑幼者。修飾畏懼之不暇。就得而上犯之耶。一或瑣碎褻狎。便無忌憚矣。待君子之敬根於心。百凡相見往來交際之禮。供宜從厚。其敬始伸。稍薄。則為慢矣。待小人則不然。外若敬而內則疎。包容退讓。寧受虧一分。使之自滿自愧。於我亦無所損。若與之爭競較量。一旦棄絕。或發其陰私。斥其過惡。彼必終身懷忿。不至中傷而不止耳。此乃一生所驗之良方。以為後人應世之藥石。

二功

寧人負我。無我負人。一念一功。

（後集）呂文懿公辭相歸里。有一鄉人醉而詈之。

公不動。語其僕曰。酔者勿與較也。閉門避之。逾年。其人犯死刑入獄。公。咸然曰。使當時稍與計較。送公家責治。可以小懲而大戒。吾。向。只欲。存。心於厚。不。謂。養成其惡。陷罪至此。悵然若有所失。功過格斯條。如公之存心者。乃足當之。○周黎峰先生。元旦肩輿出市中。無賴少年。乘酔指先生曰。夫夫名為善者。吾試衆辱之。遍呼其名。明日。先生使人召之來。其家叵測。先生。妳。諭。之。曰。若。幸。過。我。毋。為。犯。他。冠。盜。恐。不。汝。宥。也。笑而遣之。其人從此斷酒終身。

因呂文懿言。故附誌其事於此。◎甘一喫虧。增註寧人負我。

就念言。甘一吃虧就事言。徹事林退齋臨終。子孫請訓。公曰。汝。等。只。要。學。吃。虧。李臨川聞而嘆曰。有味乎其言之也。從。古。英。雄。只。為。不。能。吃。虧。害。了。詐。多。事。○吳康齋曰。君。子。常。受。虧。於。人。方。做。得。高。景。逸每字加圈。以為至言。○舒狀元芬在翰林日。其家數寄書訴鄰人佔牆址。公題於書尾曰。紙紙家書只說牆讓渠徑尺有何妨。蔡王枉作千年計。今見城墻不見王。遂緘封却寄。鄰人聞之。感服盛德。自毀其墻。不肯甘吃虧者。須常觀此等事為砭針。附錄寧波郡庠生王錄臨貢。其次為李循楨。兩生俱曾以丁艱補復者。李素乏行而多術。設謀奪佔之。王樸實人。不較也。李入京。徧干鄉貴。緣得入首相嚴嵩之門。久而親暱。遂求順天府學司訓。嵩論銓曹許之。於是揚揚自得。未掣選時。縱步入順天府學。登其堂。窺其衙。徘徊良久。齋夫輩異其舉止。呵之。遂大聲詈曰。吾不數日。當坐於此。鼠輩敢無狀耶。齋夫輩乃群譁於吏部前。語聞文選。大駭。亟易之。李得廣西一缺。快快去。未幾。身及一于一僕。俱死於彼。明年。王應貢就選。乃恰得順天府

訓導云顏光裘曰設使當時李被人訐而他更王遵伊戚樸寔者無心中適得擠我者所謀之善地豈非鬼神故示予奪之意以彰善惡之報哉呼可畏也已

◎過事已意如是必更察人之意 發明 呂叔簡曰人情要耐心體他體到悉處則人可寡過我可寡怨俞次修曰人可寡過四字妙極夫作事而不使人心服則必有怨忌之言甚而欲梗吾事者多矣惟體悉人情則和同協一共相濟事於已既得而人亦获其過卽此便是已物兼成的道理○陸象山先生云舍人情要做此語可深思

◎人意與已異

可從卽從 增註 二條似乎聯貫其寔兩層察者其始從者其繼然此條從人大抵在細微節目

如已欲止而人欲行已欲廉而人欲飯不妨於通融者若熟於世法便可能之若後條之虛喪服善當從克已學問來則又深一層矣

◎一小事扣已便人 徵事 魏文靖公驥嘗失百金知爲小吏所竊心憐其貧且將冠帶曰若置之法非惟壞其前程妻子亦將失所遂不究○孝豐吳珏南山君之父也一日自外遇其別墅望見栗園中有人正在樹偷栗收斂甚速迓路三四里抵家語其故且曰設我過而彼見之必倉皇墜地非死則重傷矣恣其所取損我能幾何耶○李翰林宗諤其父文正公秉政時避嫌遠勢出入僕馬與寒士無辨一日中途逢文正公前騶不知其爲公子也遽呵辱之自後每見斯人必自隱蔽恐其知而自愧也○王輿嘗得楊氏別業有祖隴在欲徙之公嘆曰彼以金產售人而不

能守。此三尺。吾不忍也。不聽其徙。闕其垣。使四時祭掃焉。以上諸事。皆是爲抑己便人者勸。◎見人一德一能。便生愛慕心。愛明呂東萊曰。凡人有一行之善。即當學之。勿以其同時同處。貴耳賤目。爲張南軒曰。責己須要備。人有片善。皆當取之。古人之學。只是爲己。如晏平仲。其事君臨政。未必皆是。然善與人交。聖人便取之。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不合道處想多。只此四者。便是我之師。責己而取人。不惟養我之德。亦與人爲善也。附錄唐蕭穎士四歲能文。觀書一覽即成誦。惟嚴酷有一僕名柑克者事之十餘年。頴士每加箠楚。輒百餘不堪其苦。人或激之使去。僕曰。我非不能他從。所以遲留者。特愛慕其博奧耳。◎遇惡人即思遠之。增註謂其人殘忍成習。無可用其勸化者。即屬親戚亦不得不思遠之矣。附錄劉惔爲丹陽令。政治清肅。門無雜賓。嘗與王仲祖共行。日旰未食。有相識小人餽餲甚豐。辭之。仲祖曰。卿以充虛。何必苦辭。惔曰。小人最不可與。作緣。噫。近來門下小人。竭力諂事貴人。貴人喜之不勝。每受其籠絡。以至有玷聲名。孟三復斯言歟。○薛文清曰。君子不可以小人假善悅己。而信之。適墮其計。乃危道也。◎受人一忠益勸諫。感佩不忘。一念一功。微事新昌李光洵父豪於鄉。縣令曹祥杖之。卒爲善士。曹益太倉人也。光洵爲御史。按太倉。謁祥。祥已忘前事。光洵語其故。祥不自安。光洵曰。微翁。吾父安得。改行善。其後益戴恩。十餘年如一日也。留談竟日。乃去。且厚贈之。不因子曰。曹祥爲循吏。不必言矣。若光洵父子。不以爲怨。且以爲德。不

忘。又不諱。而懇懇致謝。其賢於人也。不亦遠乎。◎聞同時碩德名儒。切切然

塵仰止意、不憚遠道從遊者爲百功。**徵事** 陳了翁爲禮部貢院點檢官。與知制誥范淳夫同舍。淳夫言顏子不遷怒不貳過。惟程伯淳能之。了翁問伯淳爲誰。淳夫默然久之曰。君於天下。猶然不知有程伯淳耶。謝曰。生長東南。是未識也。因以寡陋自媿。自是每得明道先生文。必冠帶讀之。○馬伸字時中。弱冠登第。崇寧中。禁元祐學術。姦黨爲諸路學使。專糾其事。程門宿學老生。有叛去者。伸自吏部求官西京法曹。鋭然往。倘爲至。則因先生高弟張繹求受學。先生以非其時。恐爲累辭之。伸執贄十往。愈益恭。且曰。使伸得聞道。卽死何憾。況未必死乎。且欲棄官而來。先生聞而嘆曰。此眞有志者。遂引而進之。自爾出入凡三年。公暇。踈風。雨。必一造焉。同僚以飛語中之。不顧也。◎盡心謀人一小事。

附錄 甫旧有表兄弟二人同學。甚厚。甲貌醜而富。乙貌美而貧。甲求繼室於宮家。必欲觀倩。始允。甲懇乙代往。富家許之。將婚又欲親迎。復懇乙往。方至天忽大雨。而隔嶺難行。乃止。壻宿乙謙讓至再。又不敢明言取辱。而富家恐失吉期。卽欲成禮。乙固辭不聽。及寢。不敢解衣坐達旦。次日雨益甚。乙坐處不安。至廢飲食。晚仍留宿。復不敢近。女父母方怪異之。第三日迎至甲家。甲怒弃告於縣。縣令雷應龍鞫之。乙泣訴其情。雷公察知其實。乃謂甲曰。汝妻既同彼宿。義不可歸。汝不患無妻。又謂乙曰。予爲人不欺天。以是女畀汝。汝聘金吾代償也。乃以三十金與甲。而令乙爲夫婦。乙之委曲狥甲。意必受惠於甲者不淺。故情誼

不能辭。以聖賢之道斷之。是謂坤道勝而乾道少者。大有違於剛健正直之自持。然就其忠誠切至。則誠可云盡心謀人事者。矣。其生平之篤厚。概可想見。天作之合。豈偶然哉。

從旁一言提醒。 發明 勞曾三日。凡人當局昏迷。不能了了。惟賴旁觀有識見者。一為指點。使之善全無害。眞是莫大陰功。無窮福澤。彼坐觀成敗。已非仁人君子用心。若更從中播弄。多生事端。令人一敗而不可收拾。吾不知天地鬼神。作何痛恨也。

◎人有不如我意存寬恕心。 發明 徐養齋曰。人非我。安能盡如我意。凡吾一言一行。亦有不自當於意者。乃復以是深責過望於人。惑矣。是以君子貴恕也。○范忠宣公戒子弟曰。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恕己則昏。爾曹但常以責人之心責己。以恕己之心恕人。不患不到聖賢地位。又言忠恕二字。吾一生用不盡。何敢須臾離也。 附 錄 吳康齋曰。遇逆境暴怒。再三以理遣。益平日自己無德。難於專一責人。況化人亦當以漸。又一時過差。人所不免。嗚呼。難矣哉。中庸之道也。

◎愛人以德。不屈強人。 徵事 謝一默館於馮御史之宅。御史與督學王公善。有謀入庠者。丐一默請於御史。先以五十金為一默壽。一默曰。主人不鄙夷我。而以其子師我。當以道義相成。奈何以非義者污累之耶。堅辭不從。

◎過安樂處待人。既定。而已乃從之。 發明 每於同儕共集之時。冷眼察人。即飲食坐臥。鮮不有心檢攝。纔爭先占取。惟知利己。曷肯願人。犬之爭骨。蠅之逐羶。人正不免。若此條者。其事甚細。其德甚難。非無我

之君子。詎易能乎。附錄 慈谿二友相善。同往吳江覓館。甲得之城內。修儀議九兩。乙得之城外。修儀議六兩。甲喜謂乙曰。吾兩人明歲。皆無內顧憂矣。乙言兄止尊嫂在家。尤金資用有餘。弟則上有父母。六金尚未足耳。甲俛思良久曰。然。遂力以城內館讓乙。而已就鄉村小館。乙深感謝不安。甲到館後。偶拾一殘書。得外科秘方幾箇。錄而誌之。至冬解館還家。適途中有方布政。從閩赴山東任。背忽患瘡痛甚。倉皇覓醫難得。甲以方獻之。立愈。布政大喜。酬以百金。甲竊嘆曰。我讓已之館。人將以為甘吃虧矣。豈知就人之館。反得此大便宜乎。◎與人同飲食不敢擇不敢過。附錄 楊忠愍公遺訓。謂與人相處之道。第一要謙下誠實。同幹事。則勿避勞苦。同飲食。則勿貪甘美。同行走。則勿擇好路。同睡寢則勿占床炕。寧讓人。勿使人。容我。寧容人。勿使人。容我。逐句曲盡。恕道。所謂終身可行者也。◎受人一刻薄語。能答不答。發明 陳幾亭曰。狎侮戲謔之來。處之者惟不答而已矣。所以不答者有二道。我有所以招者。受之如我無所以招者。則內自反而更之。止。設其無知。令彼有知。當慚而自意亦寢消。◎受人一飲食。知感。◎借人物。或寄託於己者。倍加護惜。徵事 程子侯夫人嘗教家人曰。見人物當如己物。必愛護之。善。當。如。己。善。必。共。成。之。視。他。人。善。如。己。善。亦。當。共。成。之。二夫儒之終身志仁。大公無我。固已胚胎於母教也。◎不沉滯一人書信。◎不秘一所獨得者。樂與人告無隱。◎見甲

賤於我者無輕忽心。 徵事 富文忠公爲人溫良寬厚自唐以來宰相謂之禮絕百僚見者無長幼皆拜宰相平立少垂手接之送客未嘗下階客坐稍久則吏從旁唱相公尊重客趣踖起退及公爲相雖徽官及布衣謂見皆與之抗禮引客坐語從容送之及門視其上馬乃還自是羣公稍效之○陸慧曉歷輔五政立身清肅僚佐以下造詣必起送之或曰長史貴重不宜妄自謙屈答曰我性惡人無禮不容不以禮處人終身未嘗卿士大夫或問故慧曉曰貴者不可卿而賤者乃可卿人生何容立輕重於懷抱○李宓嘗言吾獨立於世顧影爲儔而不懼者心無彼此於人也 ◎見年老者。

及有德者肅然起敬。 徵事 漢文帝時有王生者隱居不仕張釋之與之善嘗召公卿王生立庭中襪解顧謂釋之曰爲我結襪釋之跪而結之既退或曰奈何庭辱張廷尉王生曰吾老且賤自度無益於廷尉聊辱結襪欲以重之爾夫王生特一匹夫耳廷尉之貴重何如不難當衆而自屈惟其尊敬之心篤於中也嗟乎以此等事求諸今人其孰有能焉者乎○元周司見老者敬如父母一日過江風波大作舟幾覆忽定及抵岸一漁翁云昨夜江邊有人言當覆一舟溺二十人以有周不同在其人素能敬老不可溺今爾舟得免豈有其人耶同舟者皆爲凜然各通姓名至周司咸曰是矣司宇少旁直則不同也敬老之報如此至尊敬有德其好善何如獲報又不待言矣 附錄 徐伯同曰漢地理志謂魯瀕洙泗之水其民涉渡幼者扶老而代其任俗既益薄長老不自安與幼少相讓故曰魯道衰洙泗之間斷斷

如也。余少時見先輩接見少年。於莊自重。語言動止不苟。少者亦端愼守禮。如對尊上。二十年來。長老務狎暱相欵曲。不然則少者目睄心誹。其少者倨惰嬉媟。畧無復嚴憚恭肅之意。此大見風俗之改移。◎

見殘疾者及喪服者。惻然悲憫。◎見人憂愁。愀然不樂。因媿爲勸慰。◎不異視孱弱愚騃之人。謙和一體。

後明 薛文清曰。處鄉人。皆敬而愛之。雖三尺童子。亦當以誠心愛之。不可侮慢也。**附錢** 前輩[illegible]都蔣翁之盛德。每出必攜錢百文。路贈乞丐。色甚恭。即背。後未嘗以乞丐呼之。呼曰貧民。其誠恪類如此。子善應丙子試。其祿卷忽從衆卷中徐徐自出房師張調甫異而拔之。斯以見感召之特奇哉。◎**遇窮苦者。慈祥之念輒生。增註** 如有以惠及之。量**後。待向時閭里相接之人。不失禮貌。徵事** 嘉靖間。張懿公巒。皆以尚書同居東南城河外。中隔數十武。兩公元旦入城祝釐。則偕出。而往朱待詔家拜節。待詔者。松郡櫛工之稱也。兩公與爲老鄰。肅章服拜之。櫛老則戴老人頭巾接之。兩尚書具茶修賓主。而出當時風俗之厚如此。◎**見尊貴人。接洽有體。無容悅諂媚之情。**

明 夫子曰與人忠。才媚悅便是不。忠既失其立誠於己之道。卽喪其推誠於人之心。惟體仁之君子。必不然也。**附錄** 或勸伊川先生以加禮近貴。先生曰。何不見責以盡禮。而責之以加禮。禮盡則已。豈有加也。◎

見種田人。即軫念其艱苦。發明

農之艱苦不可不知。且不可不常存諸念。若見其人。固當尊而重之。蓋我之所賴以生。與天下之所恃以治者。惟此農人而已。身不爲農。而又無以惠農。徒深憫念之情。豈遂足以矜功。而功過格特許之者。正重期人之不忘農也。自古聖君賢相。博學鉅儒。恒諄諄以農爲念。格言名論。屢見史冊。附誌數則於此。

○眞西山曰。周家以農事開國。夫農者。衣食之本。一日無農。則天地之所以養人者。或幾乎息矣。惟其關生人之大命。是以服天下之至勞。以七月之詩考之。共心無一念不在乎農也。一歲之間。無一日不專乎農也。一家之內。無一人不力乎農也。當是時。崇奬勸厲。故勤敏和悅之氣。浹於上下。不見有勞苦愁嘆之狀。後世之農。則異乎此。已無田可耕。而所耕者他人之田。數米而炊。幷日而食。乃其常也。曉霜未釋。恐饑扶犁凍皴不可忍。草火以自温。此始耕之苦也。燠氣將炎。晨興以出。傴僂如豚。至夕乃休。泥塗被體。熱爍温蒸。百畝告畢。而形容變化。不可復識矣。此立苗之苦也。暑日流金。田水若沸。耘耔是力。稂莠是涂。爬沙而指爲之戾。傴僂而腰爲之折。此耘苗之苦也。迨垂頴而堅栗。慎人畜之傷殘。縛草田中。以爲守舍。數尺容膝。僅足蔽雨。冀夜無眠。風傷砭骨。此守禾之苦也。刈穫而歸。婦子咸喜。舂揄簸揚。競敏其事。若可樂矣。而一飽之歡。曾無旬月。穀入于家。廩利歸稱。貨之人。則室如懸罄矣。自此之外。惟采薪于茅。販鬻易粟。以苟活而已。若夫桑麻種藝。蚕績織紝。勞苦稱是。而敝衣故絮。曾不得此。卒歲豈不重可哀憐也哉。

○歐陽永叔曰。古者計口而受田。家給而人足。自井

田壞而并兼乃興。今大率一戶之田及百頃者養客數十家。夫此數十家者。素非富而畜積之家也。當其乏時。常舉債於主人而後償之。息不兩倍。則三倍。冬舉春食。則指麥於夏。而償盡矣。夏秋則指禾於冬。而償也。似此數十家者。常食三倍之物。而一戶常盡取百頃之利也。夫主百畝而出賦稅者一戶。盡力而輸一戶者數十家也。流使國家有覓征薄賦之恩。是徒益一家之幸。而數十家者困苦常自如也。○李覯曰。古人有言曰。穀甚賤則傷農。貴則傷末。為農常羅而末常羅也。愚以為。賤傷農。貴亦傷農。賤則利末。貴亦利末。蓋農不常羅。有時而羅也。以一歲之中論之。大抵斂時多賤。而種時多貴矣。夫農勞於作。劇於病也。愛其穀甚於生也。不得已而糶者。則有由焉。小則具服器。大則營婚喪。公有賦役之令。私有稱貸之責。故一穀始熟。鐮方觸而日輸於市。焉糶者。既多其價不得不賤。則賈人乘勢而閉之。重其價而小其量。不然。則不予矣。故曰種時多貴。貴亦傷農而利末也。○司馬溫公曰。四民之中。惟農最苦。農夫寒耕熱耘。霑體塗足。戴星而作。戴星而息。農婦育蠶治繭。績麻紡緯。褸褸而績之。寸寸而成之。其勤極矣。而又水旱霜雹蝗蟲為之災。幸而收成。則公私之債。交爭互奪。穀未離場。帛未下機。已非己有矣。農夫農婦。所食者糠粃而不足。所衣者綈褐而不完。直

以世服田畝。不知捨此之外。更有可生之路。故其子弟游市井者。食甘服美。目睹盛麗。則不願復歸南畝矣。至使世俗俳諧。共以農爲嗤鄙。誠可哀也。

三功

容人一過。

增註 謂待己者。能容忍之。絕不介意。此其度量寬宏。未始不可學而致也。

敎事

將恭靖公瑤性寬厚。未嘗一忤物。守揚時。出市。有兒放紙鳶。因落公帽左右欲執之。公曰。兒幼。弗怖也。有婦潑水樓窗。誤濺公衣。縛其夫至。公叱左右去之。或訝公太褻。公曰。吾非好名。并此婦亦誤耳。況其夫何辜。此容無心之過也。○王文正公旦在中書。寇萊公居密院。中書有事關密院。遣詣格。寇公持以聞上。上責公。公拜謝。引咎堂吏。皆遭譴罰。不踰年。密院有事送中書。亦遣詣格。堂吏得之。欣然呈公。公使送與密

院。寇公大慚。中書又偶倒用印。寇公勾吏人行譴。他日密院亦倒用印。中書吏人呈覆。亦欲行譴。文正問是。文正曰。既云不。是不。可。擧他。不是。此容有心之過也。思意容有心者。記功宜更加倍焉。○嘉定孫師虞中丞火東公之祖也。好積陰德。嘗發願。一十二時時行方便。一日偕同伴往松江買米。晚泊。各登岸散步。翁同一人先回。聞舟中有私開篋鎖聲。見翁至。而發赤。翁啓篋。則貲失矣。寂不發一語。明晨。別同伴歸問何以故。曰。我竟忘持本銀。其與翁同聞開鎖聲者。獨疑之。翁曰。信也。猶憶置家中一處。歸行實未帶得。灑然。還歸及家。但言失銀。終不洩其人。如此能容。眞難絕矣。

受一恩必報。

增註 若心懷感激。報重於施者。於所報當思於論事之大小。另照例

記功若壞公道而報私恩者非
郭仲翔爲姚州判官時哀里人異保安窮困力膺於都督李蒙表爲掌書記後仲翔與蠻戰被挑蠻求千金乃肯贖保安贖仲翔苦無貲於是盡力居貨數年得練七百都督楊安居異其事引與語曰子棄官棄家急朋友之難至是乎乃以官貨助滿千練保安即委蠻贖仲翔以歸後仲翔爲代州戶曹母喪服除歎曰吾頼吳公得生今親殁可行其志矣時保安以彭山丞客死其妻亦殁喪不克歸仲翔爲服緩絰襄其骨徒跣負之歸葬焉後爲涼州長史迎保安子爲之婿娶而襲以官

◎平一小怨。
不相能雖同僚未嘗交言後子儀代爲帥光弼欲亡去恐見誅乃入蜺請曰死所甘心但乞貸妻子子儀趨下堂握其手曰今國亂主辱非公不能定僕豈敢懷私怨哉因涕泣勉以忠義遂定交厥爲節度副使

◎廿一獨勞。
敏公家常設宴有僕曰陳潔几席室宇獨義任之未嘗分諉曰無憾詞公心竊異焉一日宅前演戲羣輩皆竊觀義獨點茶室中供給無歇次日公命一僮代之謝曰若輩皆少年盛觀不可虛義恐不耐鬧逸往來不爲厭不欲令其代也次句無倦色公以是特優待之後竟表於朝授以九品秩

◎讓已一功歸人任人一過歸已。
僚佐有支軍糧誤浮本數當得罪公適不與乃自補署文案事白人異其故公曰某素讀書吾兒方稱奉法吏人信爲誤若諸君何以自白子麟官尚書○曹武惠彬與王全斌同伐蜀全斌戮降卒公力諫不聽

及歸太宗怒必欲勘鞫公乃自誣服全試得免○周益公必大監臨安和劑局丙失火火犯當死公問吏曰假若火起自官當得何罪吏曰削籍爲民公曰吾何惜一官贖吏死遂自引罪罷職歸謁婦翁方大雪翁命奴掃雪於庭因堵失官不爲禮忽憶前夕嫠中掃雪迎丞相堂將來有所就予乃留款公歸閉戶讀書中博學宏辭官至宰相○夏忠靖原吉爲大司農吏污精微文書驚懼得罪公曰汝勿憂明日公入朝請罪曰臣不謹筆污精微文書上曰易之吏得無罪○王繕爲沂州錄事參軍時魯簡肅公宗道方爲戶部參軍家貧食口衆祿俸不給懇王預貸錢魯御下嚴庫吏深怨之訴魯私貸繒錢州并劾王王謂魯曰但歸罪其君無承也魯曰過實自某公何辜焉王曰其祿孫經主仕無他志苟仰俸入以養妻子得罪何害剏以官物貸人過不及遣君年少有志節明爽方正實公輔器無以輕過棄遠業俯得罪何益卒明魯不知而獨得私貸之罪魯深愧謝不自容王處之裕如無慊恨也山是沉困銓曹二十餘年晚用薦者引對吏部狀其功過奏上首曾大政立侍殿中仁宗目魯曰豈卿耶魯遽稱謝且具陳其實仁宗歎曰長者也先是有私過者例改次等由是得不降等詔改大理寺丞仕至省郎累典名郡晚年田園豐腴子孫蕃衍壽八十九卒亦庇賢爲善之報也眉註此條大約指平常細小事如已上諸公即加數倍猶未足盡其功也

五功 見人焚溺不能匡拯痛傷於心至終日不安 盛吉

爲廷尉決獄無寃滯每至冬定囚罪夫婦相對垂泣妻語夫曰君爲天下執法不可使人濫罪殃及子孫有萬不得已者奚筆時淚滂沱下歐陽觀爲推官嘗秉燭治妖書屢廢而歎夫人問故曰此死獄也我求其生不得故恰然耳羅近溪當秋決時集諸囚問曰汝怨天乎曰否又問汝尤人乎曰否汝自尤乎衆皆泣不能答公曰父母生之天地覆載之朝廷訓誡之汝自作自受若怨天窮汝怨捕誰驅汝爲盜殺人此汝此去怨氣不消歷盡地獄必墮入蛇蝎豺狼惡道空丟一死業障未盡汝若十分醒悟戮悔前非歡喜順受自昔永不爲惡則一刀既過百業全捐此去必爲善男信女矣公勸諭時淚含於睫諸囚皆痛哭感悟臨行之際公酒淚大呼曰急急明白醒了去莫錯了路市人觀者莫不墮淚夫人而至於犯死罪固不以爲不足惜矣而諸公憶悌存心宛若有切身之痛剏有無辜而橫遭殃禍者不見則已慘況當前矜憫之心容自已乎

◎忍受一橫逆 徵事 臨江胡秘較與客圍棋忽有村民惡聲甚厲問之曰來算簿公曰少待其人直前推局大罵客不能堪公徐曰無怒即取簿勾之又與斗米遣歸明日聞其人死矣益以計服妻而來無隙可乘而去也若當時少不能忍其能免禍乎前輩云逆我者只消寧省片時便到順境方寸寥廓矣故曰忍過事堪喜○汲長孺延折天子長揖大將軍宜其抗貞不肯挫屈者矣然當其爲二千石與周陽由同列周陽由騎暴長孺與司馬安等未嘗敢與均齒非畏陽由也特以小人不足較耳夫惟能避避橫逆然後能完養氣節若徒屑屑與非類抗即非善自全者

矣。異日河東太守勝屠公與陽由角。卒并就戮。○蔣恭靖公爲御史時。南行。舟泊石佛閘。有一野僧狀甚猥。屢以告。公不聞。少頃。復罵詈如故。舟人徬徨以告。公假寐不應。卽命放舟。次日。一主事亦泊舟其僧以侮公者侮之。遂箠楚僧。詰奏被逮。益此僧乃國族也。後問公所以忍者。公曰。以一僧而妄加吾輩。必有所恃。可輕與較哉。公固以量勝。然其言誠有識矣。○唐荊川先生出入儻一小航船。敝甚。不蔽風雨。凡三四年如一日。後以病就醫無錫友人見船敝。以小樓船易之。至藕塘。遇豪僕舟。舟牽墨其尾。蓬僕怒甚。以甎石擊先生舟。先生自出遜謝。不省。痛詆且罵而去。先生。因作知命說。謂航者。吾分也。樓船者。非我分也。據其分。航可。免侮。非其分。樓船。不免據其分。三四年可。不則一日。固不可。夫其不咎豪僕之肆侮。而轉自咎其非分。何等胸襟。何等學問。他人於此。便生出許多葛藤。豈非世本無事。人自擾之。○宋有野翁。爲御史極有風裁。還家。家有牛蹊柳氏田。柳氏格殺牛。而遣其子弟詬毀。公勃。家人無出。與競。柳氏有狂子。醉罵良久。躍入水中。公使人援出之易。以巳。衣。迎至上坐。謂曰。與而家世好。奈何以小忿嘯之。呼。牧牛兒。鞭之數十。使人以肩輿送柳氏子歸。且謝其父老。其父老大慚。有風裁者。偏能爲此。柔屈豈非養到。○夏忠靖原吉識量。不減韓魏公。人嘗問公量可學乎。公曰。何爲不可。吾少時。遇犯我者。未嘗不怒。始忍。忍於色。忍於心。久則自熟。不與人校。何嘗不自學來。○袁氏世範曰。同居之人。有不賢者。非理以相擾。若間或一再。尚可與辨。至於百無一是。且朝夕以此相臨。極爲難處。同鄉及同官。亦或有此。當寬其

懷抱。以無可奈何處之。憤忍受而到此境詣。眞難哉。

然受用處。正在此。附錄王文正公旦。有弟傲不可訓。一日逼冬至。祀家廟。列百壺於堂。弟皆擊碎之。家人惶懼。公自外入。見酒流滿路。但攝衣步入。恬處如常。其後弟忽感悟。袁氏所云寬其懷抱。如王公眞可法也。◎爲人解釋一怨恨。若彼此深讐積隙。能陰爲曲折勸解。兩下釋然者。加三倍功。◎爲人和解一訟。取酬謝者不准。處置允處事接物。大忌橫執已見。須公平。共心則可。以通達事理。和柔其氣。則可以調合人情。皆山陰張岱歷爲王府諮議。與典籤主帥共事。無不傾心歡協。或謂岱曰。主上既幼。執事多門。而每能緝和公私。云何至此。岱曰。我惟處心端平。待物以禮。則情不相失。而事舉矣。夫欲事之舉。難於情不相失。如張公二

語。亦何適而不宜乎。◎爲人處一事公直。公直。公之一字。非眞學問人不能有此。愚更思。其難之難者。則尤在嫌疑儖价之處。或素與我親厚。或素與我讐仇。幸而不與聞其事。則已。而或勢之所徇。郤又輪當我處置之。此際詎不大費躊躇。若無一箇道理把捉。渾如牴羊觸藩。進退疑慮。既惧有狥私偏向之譏。又恐有賣譽廻曲之失。此等全憑窮理。如蘇章之待故人。人將謂其公直矣。乃先賢大非之。謂此是以故人爲貨。是所謂賣譽也。又如呂晦叔曾與賈昌朝有怨。後呂爲相。適值朝廷治賈事。賈之罪重。呂乃乞寬之。恐渠以爲臣與有私怨。先賢又非之。以爲昧於大義。是蓋不免於迴曲也。然則果將奈何。先賢謂當儻其輕重。只看此心。亦或周旋而無害於公道。又或秉公而仍無憾於

私情。此其間固有權衡酌當之道矣。猶私誠有不可。顧名。惧義。至於。迴曲。總。一私。焉。而已。庸得謂之公直乎。因憶楊文貞同居相府時。有福建僉事廖謨杖死驛丞。東楊以鄉官。欲坐贓命。西楊以鄉故。欲擬因公。王振因而進言。二楊皆有私。贓命固重。因公過輕。宜對品降調。府同知。太后韙之。振自是揑掖內閣之過。而裁決多歸於振。夫以二楊之老成。豈必真有私意。然窮理集義之功未至。不無迴曲生心而予人以口實矣。斯以見公直之難言哉。

十功 成人一美事。 微善

按出一枝。翁從隙窺之。見一少女獨坐。次日訪之。主人即其女也。問何不字人。曰。擇壻難耳。翁留意訪得一。壻出主人。曰。吾見某郎甚佳。為令愛作伐。何如。曰。吾意亦屬之。但其家甚貧。翁曰。不妨。我當借與之。足。曰。即。為。說。合。贈數十金。翁歸。夢神語曰。汝本無子。今賜汝一子。讀書。即尚書公銓也。○東坡守錢塘。視事之初。押到昌名匿稅人。乃南劍州鄉貢進士。吳味道。以二巨卷作公名衙。封至京師。蘇侍郎宅。公問竟中何物。味道曰。今秋忝就置建陽紗二百端。計道路所經場務。盡行批稅。則至都下不存其半矣。竊謂當今貢天下重名。而愛獎士類。惟內翰與侍郎耳。縱有敗露。必能情貸。遂假先生名銜。緘封而來。不知先生已臨鎮此邦。公熟視笑呼。掌牋吏。去其舊封。換題新銜。附至東京。竹笥卷。并又手書一紙付之。此去。乃可安心矣。明年味道及第來謝。此亦見成全人處。 廣義 成人之美。

其端難以悉舉。抑更有其大者。一番至誠待人。有意以扶掖之。使之大有成就。如范文正之於孫明復。杜祁公之於蘇子容。此等玉成人每使後之覽者徬徨太息。其為功甚不細也。范公事錄於下條。請誌杜公事於此。以為成人美者最。○杜祁公老居睢陽時。蘇公頌為南京留守推官。杜公一見深器之。每間數日。必折簡召。嘗曰。如君真所謂不可得而親疎者。且自小官以至為侍從。宰相所以設施出處。先後本末。以語公。曰以子相知且知子異且必為此官故以告老夫非以自矜也。其後蘇公出入中外。薦歷清要。至為宰輔。還政退居。略相似焉。祁承燦曰。於此不特見祁公能識鑒天下士。亦見其能鑪鍾天下士不但見其遠度。亦可覘其深心。○拾人一過 徵事 楊鐵崖先生素長厚。有一貴游子破產流蕩。常往公所。忽編一名書去。左右欲追之。公急止之。曰。我哀其困。故與之。非盜也。○彭季長出金釧數隻示客。或袖匿其一。公不言。衆驚求之。公曰。只此數耳。無失也。將去。袖釧者揖而墜地。公曰。乃出。我袖中耶。其委曲拾人過如此。○羅雙泉會試寓京。公其人。比入坐。故探其囊曰。此非君物耶。公悵然曰。君誤矣。物偶相類耳。出語生曰。吾失。禍無甚。損彼得惡聲。尚能為人耶。◎白一人証迹不必其知 徵事 劉誠意公凡過廷臣有過失得遣者密為救解而免。其人或知而詣公謝。則拒不納。其人不知。亦未嘗為人言也。○趙康靖公曰。未嘗言人短。與歐陽文忠同知制誥。後亦同秉政。及文忠被謗。康靖密申辨理。至欲納生平誥勅而文忠不

知。也。◎獎借一人。得以餉口。增註 卽薦人也。須量其人果可承任。乃薦之。不則恐犯薦人不愼之過。附錄 范文正在淮揚。有孫秀才索遊上謁。公助錢一千。明年復謁。又助一千。因問何汲汲如此。戚然曰。母老無以養。若日得百錢。則甘旨足矣。公曰。子非乞客。吾補子爲學職。月得三千以供養。子能安於學乎。孫生大喜。後十年。有孫明復先生以春秋授徒。道德高邁。朝廷召至。則前索遊者也。文正乃嘆貧之累人如是。雖才明復猶將汨沒。況其下乎。

◎與人共事。不負氣自矜。虛衷服善。徵事 葛可久朱彥修皆名醫。葛診一人曰。子三年疽發。不救矣。朱教以日飲梨汁。不致大害。後果無恙。葛知其故。嘆曰。竟出朱公下。何醫爲。悉。取。生。所。論。者。焚。之。曰。留。之。適。以。禍。人。○程子嘗與韓公緘。范公祉。禹汝舟。顓湖有屬吏求見韓公。既已見之。退而不悅曰。謂其以職事來也。乃求薦舉耳。程子曰。公爲州太守。不能求之。顧使人求君乎。范公曰。子之固。命若是也。夫今世之仕者。求舉於其上。蓋常事耳。程子曰。是何言也。不有求者。則遺而不及知也。是以使之求之。歟。韓公無以語。愧且悔。者。久之。程子顧范公曰。韓公可謂服義矣。發明 胡五峰曰。知人之道。驗之以事而觀其詞氣。從人反躬者。鮮不爲君子任已。蓋非者。鮮。不爲小人。○明道先生曰。舍已從人。最爲難事。已者。我之所有。雖痛舍之。猶懼守已者。固。而從人者。輕。也。○韓魏公曰。人能平得有已之心。則爲賢人矣。人人莫不能道之。及行事。大爲難事。常令着意。子。此。勿以爲易也。

◎已有可稱美者。事過若忘。不欲

矜高以愧人。（微事）錢若水爲同州推官。有富民失女奴。父母訴于州。委之錄參。錄參舊與富民有求不獲。遂劾富民父子共殺。誣服。具申覆。聚無異。獨公遲疑。錄參罵曰。汝得富民錢。欲出之乎。公笑曰。父子皆坐重罪。豈不容某熟察。一日屏人告知州得之矣。密送州所。知州覆審。遂釋富民。富民感泣。知州曰。此推官之賜。非我也。富民詣謁。閉門不納。富民拜哭于門外。歸而大布施以爲公祈福。知州以公雪冤死者數十人。欲奏其功。公辭曰。某初心止欲雪冤非圖名高萬一。數奏在某。固好如錄參知之。叩頭愧謝。公曰。獄情難知。偶有過誤。何謝也。錄參益感服。頹壯其曰。此一事有三善焉。讞獄平冤。一也。不自以爲功。而推之知州。二也。不圖奏最。爲錄參地。三也。以爲下則仁。以爲上則恭。以爲同僚則恕。世之小善小德。惟恐人不聞知者。視此寧不愧死。

○晏文獻公初爲館職。時天下無事。許臣僚辟勝燕飲。當時士大夫各爲宴集。以至市樓酒肆。往往皆供帳。爲遊息之地。公惟家居與昆弟講習。一日選東宮官。忽自中批除晏殊。執政莫諭所因。次日進覆上諭曰。近聞館閣臣僚。無不嬉遊燕賞。惟殊杜門與兄弟讀書。如此謹厚。正可爲東宮官。公既受命。得對上面諭除授之意。公語言質野。對曰。臣非不樂燕遊者。直以貧無可爲之具。若有錢。亦須往耳。上益嘉其誠實。○神宗時。丁原爲鬼所憑。言事或驗。士庶輻輳事之。後以傳習妖教下獄。詔差官按之。得諸公書自韓曾以下皆有之。而文潞公獨無。上問其故。公曰。臣但不知。耳。知之亦當有書。時人美其分謗。與晏公事相

同。

◎推誠體貼人情貽之以安委曲盡道。一小事爲功。大者十功。大者倍論。發明格言曰。臨事肯替別人想。是第一等學問。

徵事 曹武惠知徐州。有吏犯罪。具案踰年。杖之。人莫知其故。公曰。吾聞此人新娶婦。若杖之。舅姑必以婦爲不利而朝夕罵之矣。吾故緩其事。而法亦不廢。○許棠久困名場。謁馬戴。戴一見如舊識。留連數月。但詩酒而已。未嘗問所欲。棠一旦得家書。感而泣。蓋戴知其家貧。潛遣人恤其家。不聞于棠也。附錄 豪上交老嘗言。里有汪姓家固貧落。而邑奸胥賦以大蘇雨張尙書憫焉。曰。無令吾里中有貧而蘇者。官聞而罷之。汪感兩尙書德。操豚蹄菓酒爲謝。私謀于家人曰。一豚蹄菓酒耳。而謝兩尙書。令先一受者則次難更辦矣。宜張尙書介絕交際。盍先以往。遂往謝莊簡公。公辭曰。吾弟謂吾里不當有貧而蘇者。奈何言報也。色甚峻。已往謝莊懿公。公曰。爲邑賦蘇不平。公言之耳。不宜當爾謝。然而餽我。既拆矣。夫貧家。豈堪虛此。供其咳。吾當受出。金一兩酬之。至今里中謂兩尙書一潔而有守。一和而善鄰人也。

◎受人一不堪絕無怨怒益加自責自修。徵事 狄武襄公爲眞定帥。一日宴孫沔。有劉易者亦與坐。易故負氣自高之士。酒後見優人以儒爲戲。勃然曰。豎卒敢如此。至詬武襄不絕口。擲樽俎而起。沔微睨武襄。武襄已遁。無異色。笑謂愈溫。易歸方自悔。而武襄已遁門謝矣。增註 上文旣云忍受一橫逆。而復有此條。益橫逆能忍人情間或有之。若此條。卽感應篇所謂受辱不怨也。其功則尤難矣。狄武襄事。仍不異于橫逆。以愚思之。辱之難忍。莫甚于當

衆指斥過失。一時不答。中心未有不含怨者。夫誰能悟淡處之。謙沖受之。昔人每舉呂文穆公。富文忠公二事爲法。夫如二公。又有不難者。文穆居高位。負顯名。朝士一言。何足爲重輕。富公受人之罵。此橫逆也。置若罔聞。不必富公之德量。可勉而能。若吾輩僅負微長薄善。方自託雅流。惟望人衰奬贊揚。以鼓舞其志。而忽有一人當衆斥辱之。且所斥又確中其失。當其時也。必赧顏無地。莫可施設。不覺苛責人之念起矣。怨憤人之念起矣。妒嫉人報答人之念起矣。且摘人陰私。造謗妄汙人之念亦起矣。既則喜聞其過矣。見其憂驚。漠不爲念矣。彼失利名。心生歡喜矣。由是沒其長。揑其善。播其惡矣。且嘲笑之。詆毀之。無所不至矣。偶因一時之辱。結成終身之怨。雖自己屢犯過惡。不能禁制。人情大抵然也。故知此條。不持功過格者。必不能。初持功過格者。猶未能也。必久持功過格。始可以到其境。請。然而究無難也。志不在乎虛名。惟內修夫實德。則將淡喜人之督責。豈沾沾介意乎。○愚之初註如是。既而細讀白文。又知受不堪。與感應篇之受辱。仍微有分。蓋不堪可兼橫逆。與斥辱二者。上條所謂忍受一橫逆。只言無知小人之橫逆。忍耐一時。此易學者。更有奸險小人之橫逆。嫉善如仇。無道迫加。至有賊人以甚不堪者。所以處之。則非僅云。忍字而已。也。必如此條白文之所謂自責自修。乃見學問精深。或問程子。君子之與小人處也。必有侵凌困辱之患。則如之何。程子曰。于是而能返己。施建以遠其禍。則德益進矣。詩不云乎。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此一條中實包此意。初註但舉受辱正未足以盡之也。功過格之不可不細讀如是。

二十功 見人之得失。如已之得失。隨在皆然。一月無間。

發明 歐陽文忠公好賢樂善。常以平心為難。中丞彭思永好學不倦。常語人曰。吾不為他學。自幼即學平心。○何龍圖曰。虛願無當。須求其實。如還遺金拒奔女。救性命。濟孤貧。救患難。賑饑饉。乃為積善之實際乎。又其大。則法制焉。造萬民之命。謀猷焉。提百世之福。幹濟焉。解億兆之危。乃為達善之實際乎。第凡此殊不易辦。且不易遭。或限于勢。詘于力。殫于能。蓋萬緒一就矣。茲有提取法在。不假勢力。不借才能。而所就有加於達之之實際者。人亦肯一轉念而旋收其美乎。此玄修也。妙諦也。亦曰見人之得失。如已之得失而已。

◎受一謗不辨

發明 袁了凡曰。聞謗而怒。雖巧心力辨。如春蠶作繭。自纏縛。○王陽明曰。昔人有言。何以止謗。曰無辨。人之是非毀譽。如水之濕。如火之熱。久之必見。豈能終掩其實者。故有其事。不可辨也。無其事。不必辨也。無其事而辨之。是自謗也。有其事而辨之。是益增已之惡而甚人之怒也。皆非所以自修而平物也。

發事 呂許公性沉靜寡言。有器量。初為相時。金部員外郎張紳知蔡州。坐贓免。或言於上曰。紳洛中豪家。安肯受賄。乃蒙正未第時。與索於紳。不能如意。以致其罪耳。太宗即時復紳官。公終不自辨。未幾。龍政柄。會置考課院。得紳舊事實狀上。謂群臣曰。張紳果實犯贓。向者誤疑蒙正矣。黜紳。召公復入相。○蔡端明嘗飲會靈東園。坐客有射矢誤中傷人者。或指為公矢。事聞上。以問公。公再拜愧謝。終不自辨。退亦未嘗以語人。聞者服其

德量。○唐穆宗時。錢徽典貢舉。西川節度使段文昌以書囑收所善故人榜出不與。文昌怨之。譖徽不公。坐貶。或謂當奏其書。徽曰。事苟無愧。得失一致。奏人私書。吾所不爲。○李文靖爲相。有狂生叩馬獻書詆之。公遜謝曰。俟歸當詳覽。狂生肆詆曰。居大位。不能退久妨賢路。寧不愧乎。公於馬上未允耳。觀者皆愕。歸後賓客多不能平。公正襟端坐。讀其書竟。徐曰。其言甚可警惕。其人殆所稱戇者歟。不置辯一語。

◎出力任一公事。不苟飾目前。必經慮永久。以利後人。（徵事）嘉善治前都憲坊。爲陸贄祖建也。皆爲平政坊。縣委公之又累後人。不再傳。竟自受用矣。君子心之

求造物每巧於有心之報。◎推誠任一賢能。使得盡心。展布。（徵事）韓魏公言。杜祁公心而樂與人善。既知其人。無復毫髮疑間。始琦爲樞密副使。論難一二事。祁公不樂。久之相亮。每事問曰。諫議看來未。諫議曾看。便將來押字。琦益爲之盡心不敢忽。以此見祁公存心至公不必以出於己爲是。賢於人遠矣。○范忠宣公簽書許州判官。賈丞相文元守許。政事無大小。一皆詢公。公亦盡誠無所迴避。賈無不從者。公退而歎曰。賈公信我如此。豈可容易妄言。益使我臨事而懼。謹擇而言。期不誤公聽。○程明道先生雖奴僕。必記以忠信。嘗自滄州遣奴持金詣京師買用物。什金之數。可當二百千。奴無父母妻子。同列聞之。皆駭且誚。既而奴持物如期而歸。衆始歎服。○趙襄子舉任登爲中牟令。登與人格交接

薦中牟士贈肖已。襄子見而以爲中大夫。相國曰。意者君耳而未之目耶。爲中大夫若此其易也。襄子曰。吾舉登抵。已耳而目之。登所舉也。吾又耳而目之。是耳目人終無已也。

五十功

接人克盡禮節謙恭和順。不傲不諂。就終身言。

則無失禮於貧賤矣。不諂則無過禮於富貴矣。非中正好修之士。其孰能之。○劍埽集云。待富貴人不難。有禮而難有體。待貧賤人不難。有體而難有禮。

徵明 不傲

方正學曰。處俗而不忤者。其和乎。其弊也流而無立特身而不撓者。其介乎。其弊也固而多遏。介以植其內。和以應乎外。斯無矣乎。

吳江沈嘉謨 樂善好施。同邑有顧姓者。其事既有大小之遞殊。所損又有多寡之過別。格則以五十功爲準。當亦約略其中數而垂之訓。歸而議增減。愚意亦當循例以推移也。即若沈李二

附錄

損已益人。

子甫十齡失怙。而家業頗饒。時值倭寇邑

令築諸大姓議餉軍大戶。衆謂無如顧子。公獨惻然曰。顧子孤兒。寧堪此役。衆豈公曰。吾正慮彼强奴。挾重役以欺凌幼主。則家便立破耳。必欲役顧子。我願爲之。代直因自註已名。軍興幾年。不累顧子。合邑頌義。公二子三孫。皆中甲科。○李文達公賢父爲富商。載棉花停邸寓。有臨江三商。以三百兩易之。舍旁火發。延燒無遺。三商大慟曰。本虀難歸。非死則行乞耳。李聞而呼之曰。貨未及舟。猶爲我物。且我本尙厚。公等本薄。失之無以資生。我不忍見也。取三百金盡還之。是夜夫人在家。夢緋衣人賜以玉童。明年文達公生。位至宰相。

增註 按此條記功有難以臆定者。其事既有大小之遞殊。所損又有多寡之過別。格則以五十功爲準。當亦約略其中數而垂之訓。歸而議增減。愚意亦當循例以推移也。即若沈李二

公庸詎可以五十功盡之。夫賢者之能損己益人。至於如此。誠能人所難能者也。而苟其不難勉者。誰不當感而興乎。抑前輩嘗舉雲間蔣給諫事。是亦足爲行善者風告焉。公諱性中。第進士。告歸。有司舉故事。爲立表於門。時罷寶湖病涉久。公曰。榮。吾家哥若。以利吾鄉乎。即移所費。爲石梁于湖上。往來便之。以此視沈李二公。差爲易能者歟。然尙有易爲者。量力之所能。準事以記功可也。

◎待已身大怨難忘。能忘可報不報。

徵事 海門崔鐵以稅金五百兩付鎔工。工欺其無証而負爲鎖破產以償。後王端家。公爲宗得其實。令訟工。對曰。鐵家已破。若訟之。是又破一家也。工聞感愧。舉前金還之。崔之子孫相繼登第。此可報不報者也。陳忠肅公父幼爲同族所虐。適族中有同怨者。告翁曰。某無道甚。我欲訟之官。煩君爲証。翁力爲勸阻其人曰。其有大怨於君。君寧不恨之耶。翁嘆曰。宗黨間。何忍言一恨字。彼特學問未至。我與若既知義理。忍耐爲主。安可效尤其人感其言而止。此難忘能忘者也。報就事言。忘就心言。不報誠爲功矣。直以忘之。尤非可易及焉。

◎薦引一長才利衆者同。

參明 孔子曰。雖有國士之九不能自舉其身。非無力也。勢不可也。故入而行不修。身之罪也。出而名不舉。友之過也。穀梁子亦曰。學問無方。心志不通。身之罪也。心志既通。而名譽不聞。友之罪也。劉子曰。進賢爲美。逾身之賢。

徵事 韓康伯與吳隱之鄰居。隱之執母喪。康伯母每聞其哭。輒殮投筯。爲之悲泣。既而謂康伯曰。汝若居銓衡。當舉如此輩人。及康伯爲吏部尙書。隱之遂階清級。人以謂母

之賢明。廣義鷹引賢才。必須識明見遠。抑絕私意。勿避嫌疑。君子謂祁奚能舉善者。譬則稱之。子則立之。惟其公而當也。觀古得兩事。愚謂其深有合於愛憎取舍之則。謹錄誌之。○晉文公問西河守於舅犯。以虎子羔對。曰。子羔非汝之仇也。子羔見舅犯謝舅犯曰。鷹子者公也。吾不以私事害公義。子其去矣。顧吾射子矣。蓋雖鷹而怨仍在也。豈非公乎。唐肅宗謂崔祐甫曰。人言卿擬官多親故。何也。對曰。陛下令臣鷹擬庶官。夫鷹擬者必悉其才行。如不聞知。何由得實。帝然之。又程明道爲御史。神宗常使推擇人材。先生薦數十人。而以父表弟張載及弟顥居首。蓋既無私心。則期於當而已。豈避嫌之義

百功 生平不負一然諾。

徵事 卓恕 嘗還會稽。辭太傅諸葛恢同號善日。至日恪爲主人。停不飲食。欲以須恕賓客咸曰會稽建康相去千里。道阻江湖。約豈可必。俄而恕至。一座盡驚。

三百功 一生仁厚待人。至誠無異。

徵事 羅慶 同號善卷。以市藥爲濟人之事。無親疏貧富。以病請藥。必與善品。不能償者不強索。嘗大雪夜半。聞扣戶聲。亟起問之。則境外儒生。爲母市藥者也。延入坐而奠曰。夜市藥者多矣。要皆急其妻與子。未有爲母者也。子其孝者歟。因勞其艮苦。飲食之。儒生出金釧質藥。問之曰。已物乎。抑母所服用乎。曰。已未有室。此母物也。又問母命之乎。曰。病

困不知也。慶同曰。而母病。問。聞市藥。問所貿。云。去。金。釧。心。當。恚。念。是。益。其病也。丞。持。去。手授良藥。復遣人衛行。後儒生數數來取。心不自安。留券爲憑。歲且暮。儒生券未酬。家人持之曰。券直若干。奈何慶同笑曰。汝。爲。我。惜。金。耶。投之火。竟不問。明年春。有騎從帷車來者。問之。則負券儒生母子也。其母手持金布拜曰。微翁不得至今日。無以報。病起。手織此布爲壽。是以後期。願翁世世予孫綿綿如此。布矣。慶同謝受。復贈答之。其善行類如此。○鳥程沈空菴敦積陰德。一日招窮親有以啓之也。○鳥程沈空菴敦積陰德。一日招窮親之婦來。家做絲。婦忽匿數縷。公適遇見。即急却步。私語曰。不該去。不該去。其夫人誤以故公。復曰。不該去。夫人促語甚力。公曰。我頃至做絲所。不料遇見其匿絲。我雖不道。破渠必揑抓。我又不便。安慰彼。因此悔我若不去。亦不相值也。夫人曰。我以若爲不可解之事。此直易易耳。唯俟渠交絲。暗取看。贓其絲好。倍與之錢。彼便以爲不見前事矣。公喜甚。一一如其所言。其隱德多如此。子孫登第貴顯者甚衆。里人稱述不衰云。○劉調父曰。太宰屠襄惠公滽部堂燕居。令辦事官奉視。時公新衣白綾甚澤。其人誤傾硯汁。狼籍公衣。頓額請罪。公曰。去去。去鄉有柴姓者。假稱屠公子。沿途騷動人以聞於公。公但呼而戒之曰。汝爲吾子。置汝父何地耶。法有明禁。自今慎無復爲此。其人頓首而退。此亦足以覘仁厚也。○焦雍臣嘗述浙東一事。借忘其姓名。有某甲婦徒步歸母家。中途遇雨。避牛車棚中。適生某乙亦以避雨奔至。見有婦人。乃邪立簷下。既而兩更大。天暮。婦殊窘。乙語之曰。雨甚天黑。吾不能去。卽去。汝以一婦人處此。能無驚懼乎。吾

駐此。幸無恐夜半。雨始霽。乙立簷下。竟夕天明各散去。婦一日偶謂小姑曰。世不乏君子。姑問故。婦述之。已而嫂姑許語。姑即以此事聒之。聞於兄。甲大怒斥去。婦歸母家。晨夕禱於天。祈顯應。逾六年。甲乙同舉順治甲午榜。又爲同房生。適兩生同謁房師。房師謂乙曰。子文初未入選。欲擲去。輒有光騰起。如是者三。必有陰德。乙遜謝。固問之。乃曰。曾有一事。夢神嘉許。因述避雨時事。偶然誠念。不意遂爲神明見許。甲聞聳然起揖曰。此真婦也。公真君子。如公之誠至不苟者。世蓋少見。婦以此嫌。見棄六載。今乃得白。殆天意乎。愚按仁厚之人。無不至誠。如乙生者。良可嘉矣。

欺僞隱伏 徵事下

實心。諸謂與人不作一眞實語。當曰。人若事俱幹不出。徒受人侮弄。世人目爲五鬼嗟乎。近世澆風。人懷此見。家挾是術。父授子承。莫不以老實朴誠爲切戒。豈非青天白日之中。隨地皆鬼蜮爲輩乎。○劄宗道眞宗時爲諭德。嘗遣使召之。宗道方與鄰人飲酒。使者曰。上許來遲。何辭以對。宗道曰。第以實告。飲酒。乃人之常情。欺君。臣子之大罪。使者如其言。上嘉忠實。拜參知政事。○魏翟黑子奉使受賂。事覺。謀於諸作郎高允曰。主上問我當以實告。爲當諱之。允曰。公帷幄寵臣。有罪首實。庶或見原。不可重爲欺罔也。中書侍郎崔鑒公孫質曰。若首實罪不可測。不如姑諱之。黑子怨允曰。君奈何誘人就死地。入見帝。不以實對。帝怒殺之。後允同崔浩修史。以暴揚國惡當誅。太子嘗受經於允。入言高允小心慎密。且徵賤。制由崔浩。請赦其死。帝召允問曰。國書皆浩所爲乎。對曰。太祖紀。前著作郎鄧淵所爲。先

帝及今紀臣與浩其爲之然浩職總戎臣著述尤多帝怒曰允罪甚於浩何以得生太子懼曰天威嚴重允小臣述亂失次耳臣鄉問皆云浩所爲帝問允信如東宮所言乎對曰臣罪當滅族不敢虎妄殿下以臣侍講日久哀臣欲丐其生耳實不問臣臣亦無此言不敢逃亂帝顧謂太子曰直哉此人情所難而允能爲之臨死不易節信也爲臣不欺君貞也宜特除其罪以旌之遂赦之後太子讓允曰吾欲爲卿脫死而卿不從我於帝前不勝震恐允曰臣與崔浩實同史事死生榮辱義無獨殊誠荷殿下再造之慈違心苟免非臣所願也太子動容稱嘆允退謂人曰我不奉東宮指導者恐負翟黑子故也 ◎一生愛憎無偏私準於天理之公隨在平衡中正 發明按刻本另有云取人以公不因阿已而悅不因逆已而棄詞意極爲顯達愚意如此者僅舉其克已工夫於好惡上僅完得一公字耳尚有一正字又必須窮理工夫乃能至之義取兼備誠不若白文所舉之渾全雖然無私心然後好惡當於理求有不公而能正者也是故克已爲重焉 徵事寇準數短王旦於帝而旦專稱準帝謂旦曰卿雖稱其美彼專談卿惡旦曰此臣所以重準也臣在相位久闕失必多準言之無隱益見忠直後準以僭後被劾旦以全家保其無罪疾革准薦寇準上難其剛直旦曰他則臣所不知也是眞所謂至公無我者乎 ○程元鳳不許乃以先世爲言元鳳曰先公疇昔相薦者以元鳳粗知恬退故也今子所求躐次豈先大夫之意哉邪以國家官爵報私恩其所不敢有嘗遭元鳳

論列者其後更薦拔之每日前日之彈劾成其才也今日之擢用盡其才也此非無私者曷能之○好惡以無私爲主乃以當理另一層言者何儘有無所私之人而好惡難得其正如荀彧不識曹操武侯誤信馬謖溫公不知秦檜昔賢以爲燭理不明故也○此條胡文定不知秦檜昔賢以爲燭理不明故也○此條白文最不易盡能之則爲聖人矣豈容概以望人愚正欲人之省察於此未可以淺陋之衷而趑趑然輕言好惡也

◎凡與人酬接涵養深純者春和益溢使傲慢者化暴戾者容發明楊龜山曰物有圭角多刺人眼目易玷缺故君子處世當渾然天成則人不厭棄矣○薛文清公曰心誠色溫氣和詞婉必能動人○韓魏公曰內剛不可屈而外能處之以和者所濟多矣又曰以之遇則可以成功以之不遇則可以免禍發事程明道爲御史彈諫悟主而容色溫溫帝與語必淚動謂先生曰頻求對來欲常常見卿一日議論甚久目官報午正退至廷廷中人相謂曰御史不知上未食耶蓋嚮信如此會王安石信用先生開誠忠告安石常意動內屈而群小從諛附和揚詡之堅欲行新法先生上書言之帝令詣中書會議時安石方怒言者盛氣胥之先生從容進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願公平氣聽之安石爲愧屈先生稍得間乃爲言管仲霸者之佐猶謂出今當如流水務順人心未政以道德佐人主奈何欲爲不順人心之事凡爲此者欲廣上德意助成公光美耳安石拱手曰此則感賢誠意而是日張御史戩於中書大悖安石意大激於是言者皆得罪而先生獨除西京提刑辭

曰臣忝竊臺諫之任。係朝廷紀綱。其言是。願行之。令妄言。當賜譴責。不拜命。改簽書鎮寧軍節度判官。後帝手扎暴諸言者罪。獨先生無責詞。安石逐不附已者。亦每言曰。夫人雖未知道。然忠信人也。伊川作傳。稱其純粹如精金。溫潤如良玉。視其色。其接人也如春陽之溫。聽其言。其入人也如膏雨之潤。豈弟多恕。平易易知。無賢不肖。咸使其欵曲自盡。而從容誘掖咸獲其益。至今想而像之。非與功過格此條。胥合無間者歟。

千功 **常懷與人爲善心。不輕督過。** 袁明 樂與人爲善者。有微善則獎借之。未善則勸教之。欲善則贊成之。即其不能爲善也。亦常以善人期待之。初無鄙棄人之意。至於人之有過。則非但不敢言之。且惟恐或聞之。或親見其過也。則乘機以化誘之。委曲以彌縫之。初無責怒人之意。如是之與人。眞如春風太和之鼓物。被其澤而化者。固有出於不知不覺者也。故其功甚大焉。○緒山先生曰。教與學只是一事。我誠心爲善。誠人自起同善之心。則教亦行乎其中矣。要人爲善。誠心委曲以導之。則學亦在其中矣。 聖訓 上條就氣度言。有上條之氣度。而復兼此條之心術言。此條就心術言。術傳所稱。愚物一體者。不可想見歟。見諸言事。則詳於勸化條。

千過 **常懷責人心。使人無可容身。** 袁明 諸晉三日人非至聖。孰能無過。自責貴嚴。待人貴恕。古聖賢之與人也。恒略其過而錄其善。況。處三代之下乎。善哉程子之言曰。君子於

人當於有過中求無過不當於無過中求有過此殆
爲苛責人者痛下砭針也羅近溪每見人有過輒提
怪不得三字謂吾儕日居善地日親善友猶不免有
過此輩或所遇不得其所或所交不得其人或未聞
善言未見善行其過失如何怪得他以怪不得三字
待人何等仁恕○柴文伯曰論人之過當原其心不
可泥其迹取人之善當
攄其迹不必誅其心

百過受大恩忘報謂如被人救出厄難及援引得致富貴全家受賜者若小恩忘報一事一過增註非謂當可報而不報謂平時意念間忘之也若有求罔恤應再加二倍論至於以怨報德乃無人心者不可與之記過矣故事昔張弼脫李大亮之難後大亮貴悉推家財與之弼拒不受大亮言於上曰臣及事陛下弼之力也願悉臣官酬與之上爲遷郎中司馬溫公曰受人恩而不忘忘者其爲子必孝其爲臣必忠李公有此宜其爲唐名臣也附錄凍水記聞曰王逵者少爲屯田郎中李曇僕既而去曇應募兵以選入捧日軍凡十餘年會曇以子學妖術妄言事父子械繫御史臺獄上怒甚治獄急曇平生親友無一人敢餉問者逵旦夕守臺門不離給飲食候顏問者四十餘日曇坐貶恩州別駕仍即時監防出城諸子皆流嶺外逵追哭送之防者遏之逵曰我主公也豈得不送之乎曇河朔人不習嶺南水土其從者皆辭去曰我不能從君之死鄉也數日曇感恚自死逵使子守其屍出爲之治喪事朝夕哭如侍無家人逵使子守其屍出爲之治喪事朝夕哭如親父子見者皆爲流涕嬪曇於城南佛舍然後去嗚呼逵賤隸也非知有古人臣烈士之行又非矯飾求

令名以取祿仕也獨能發於天性至誠不顧罪戾以救其故主之急終始無倦如此豈不賢哉嗟乎彼所得於曇不過一飯一衣而已今世之士大夫因人之力或致位公卿而故人臨不測之患屏手側足戾目視之猶懼其禍之及已也若畏猛虎遠避去之或從而擠之以自脫敢望其俊邮賑救耶彼雖巍然衣冠類君子哉其行事則此僕夫必羞之

◎造謗妄汚一人誣壞一清德者加二倍徵事陳

棟塘曰余昔察楚藩時公安縣白教諭會試入京有六和山道姑造衙化緣其妻以教諭名書簿施銀一兩又與紵絲一丈綉旛莆去而同官妻過訪曰適疏簿乃上司出給者見儒官與道姑往來恐為累不小白妻信之急令人追尋不獲旦夕怏怏教諭下第回取紵絲裁衣却又剪動益不自安遂自縊死後撫院林公會議賢否冊謂余曰白教諭姦學吏妻其妻有言勒令縊死豈非狗彘余駭然乃述所聞以告公沉吟間余曰未審前言得之何人請更訪之公幡然悟曰是矣是矣即奮筆抹去考語白因得陞國子助教余轉官閩臬見林公於莆田公指鄰家曰此吳姓者向為公安訓導毀白教諭者是也後陞萍鄉教諭亦為同僚諸歸過郡陽湖舟幾覆僅以身免今且無恥矣吁昔自謗人今為人謗報施之說豈不信然

造謗汚人險惡姦僞其毒最深以愚揆之直不足煩功過格之誡責其列此者非以戒造謗之人正欲使聞謗者慎而聽焉詳而察焉毋以不根之語而橫置胸中其以誤疑君子者多矣蓋謗汚之口其亦何所不至昔直不疑在漢文帝朝或毀之曰不疑狀貌甚美然獨無奈其盜嫂何也不疑聞曰我乃無兄漢明

帝戲第五倫曰。聞卿爲吏捆婦翁。不過從兄飯有諸。對曰。臣之三娶。皆無妻父。嗚呼。造語詆誣。有如是者。不特此也。蘇子瞻咏檜詩云。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惟有蟄龍知。王珪摘以語帝曰。陛下飛龍御天。而載欲求之地下之蟄龍。非不臣而何。朱晦翁當日。韓侂胄之徒攻擊誅竄不遺餘力。至謂道學權臣。結爲死黨。窺窺竊竊。神詆又謂晦翁講學山中。棄母不養。使其乞食。親黨犬子聆之。吟詩而指其不臣。晦翁之講學。而謂其窺竊神器。謗口之險毒。益至此極哉。而謂可輕聽焉否也。

宋英宗自濮籍立爲太子。稍稍傳言有異議者。措蔡襄一人。及卽位意便忽然。襄疑懼請出。旣有除命。歐陽修進曰。聞蔡襄文字。尙在禁中。上曾視否。帝曰。文字卽不曾見。然不可知其必無。修曰。若無文字。事安可知。就使陛下曾見。猶須更辨別眞僞。往時夏竦必欲陷富弼。先令婢子學石介書法。學成。僞作介書與富弼。謀廢立事。書未及上。爲言者廉知而發。賴仁宗神明。弼得免禍。至於臣丁母憂還朝。有姚臣者。亦僞摸臣一劄。言乞汰內豎。欲以此激怒羣閽。是時家家有本。中外喧傳。亦賴仁宗保全。得至今日。由是而言。陛下曾見。猶須辨眞僞。況。止傳聞之語乎。帝

忿寢釋。

五十過 拼擯一有德人 徵瑞

趙抃爲御史。范鎭爲諫官。以論事有隙。熙寧中。王安石執政恨鎭訐己於上前。欲因事中之。一日上問鎭於安石安石曰。問趙抃可知其人。上以問抃。對曰。忠臣也。上曰。何以知其忠。曰。嘉祐中。仁宗違豫。鎭首請立皇嗣。以安社稷。章十九上。鬚髮爲白。非忠臣若是乎。旣

出安石曰公不與之有隙乎抃曰安敢以私隙廢公議夫排擯有德者大槩以有隙耳試觀趙公彼小人心事能不厭然心沮乎

增註 ◎當大事損人益已

擯一有才者推情亦應同論

徵事 有二士俱業春秋將入闈之久一生忌同舍生才高而同經密取其筆嚙其毫頭明日入試筆不堪用大驚乞諸鄰不得働哭欲出忽假寐有神扶其背曰起起第書之既寤視筆依然精好既完文則仍禿也生出遇彼生問曰試文必佳答曰但得完篇耳其人面發赤明日彼生貼出禿筆者中魁選朱少傅國楨記其事按損人益已其端非一此尤其甚者也○朱文公知崇安日有小民貪大姓之吉地預埋石碑於其墳前數年之後突以强佔爲訟二家爭執於庭不決文公親至其地觀之見其山明水秀鳳舞龍

飛意大姓侵奪之情眞也及去其浮泥驗其故土則有碑記所書皆小民之祖先名字文公遂 意斷還之後隱居武夷山有事經過其地閑步往觀問其居民則備言其埋石誌告冏上事文公懊悔無及乃曰此地不發是無地理此地若發是無天理祝罷而去是夜大雨如傾雷電交作霹靂一聲屋瓦皆響次日視之其墳已毀成一潭愚於此事而益知天人之際微矣彼民之惡天豈忘之而未嘗發者所謂有記性無急性也今以文公一誠感觸而顯報立彰其未發也若置焉其卽發也若應焉朝廷之考惡官府之誅大概如斯吾以知天之蒼蒼非徒形以臨之而實有神以鑒之也世之設巧嘗私恃智術爲得策者盍嘗一舉首而瞻焉彼蒼蒼者豈眞無眼也哉

附錄 剞劂原平孝子也以種瓜爲活每出貿裁求半價人如本

完

價與之必讓而後受大明中大旱濱水不通舟原平瓜船至縣令聞其賢下濱水通之原平曰普天大旱百姓俱困豈可減溉田之水運瓜船乎走他道貿之○陸曰新桐邑生是年陸倍太守勞與宗表其殊行貢正貢沈惟簡因跌損不能趨縣學起貢文書俱竟送陸名沈自揣狼狽話陸曰吾當讓君言訖淚如雨陸惻然曰兄疾可療何遽讓我時親友多勸陸貢陸不應值洪宗師考陸執按沈至案前代為之稟沈遂得貢縣申舉陸德行洪亦極稱○嫁禍一人 故事李緝知永之子懋元有俊才少年成進士安軍時大盜方起慮及禍乃薦友范鉶代已未幾盜破永安鉶被害妻子逃脫而緒赴調臨安路上逢寇反致舉家受害夫禍福自有定數巧意嫁人徒自壞其心術耳○按此乃事值難為而隱然嫁人者若薛

由已作而明以嫁人其惡尤重常敦進士王翼微家有僕二人一黠一愚黠者盜主之金反誣愚者時進士父子在官其紀綱不察即將愚者送官嚴笞追金舉家凝寃而黠者證之甚力愚者竟不自辨夜繫愚者於旗杆下委黠者押視之更深雷震勞旗杆為兩截黠者斃如弗聞者晨檢黠之室向所失之金俱在愚者乃得白時天啓辛酉六月初四也○梁谿倪慕劬家有人盜池魚諸僕掩殺之慕劬方臥驚起已斃其一縣令獨坐家長繫獄親族群議謂事出諸僕僕若認皋主可脫禍時下手之僕皆驚談一僕名張耀實非下手者也挺身出認之縣令反覆鞫訊耀力言賊係已殺與主無涉辭色侃侃主乃得釋餘人無一及者嫁禍於人者視此何如

三十過 以私意蔽人一善。增註善未彰者。無心揚之。爲隱人善。善既彰者。有意掩之。蔽事汝陰令趙麟陽纂修邑志。以編輯屬林劉兩生。有富家賄兩生。欲附名節婦者。然已經趙令裁定。不可復增。遂取前代節婦二人削之。而以賄家滿其數。兩生偶步月城隍廟。見兩婦甚端整。雙燭前導。一從甬道。一從偏門上殿。有朱衣金幘頭者。下堦肅入。良久復送出。兩生同廟祝見而大駭。避身暗處窺之。兩婦指而罵曰。爾削我名。有冥罰矣。未幾兩生暴亡。廟祝以白趙令。趙令立簡所削一則。皆從子爲一則。閭閻之婦也。按此疑於善之大且難者。蔽之。其罪更不輕也。寓義蔽人善而出於私。或以利。如汝陰兩生是也。亦或有以怨者。是皆有爲之私。抑更有無端而好立議論。以蔽人者。此

謂之刻。雖非有爲。而出一己之私見。不得謂非私。白文蓋將以私意兩字統貫之歟

二十過 徇私故棄一賢能。增註此與排擯有別。排擯。謂人欲舉而我擯之。此條。謂我能舉而不舉之。蔽事金忠於人有片善。必稱之。雖有素與公異者。其人有他善。未嘗不稱也。里人有數窘辱公者。公爲尚書時。其人以吏來京師。懼不爲容。公薦用之。或曰。彼不與公有憾乎。曰。顧其才可用。奈何以私故捐人之長。◎爲人貪緣。得錢記過外。另加二十過。蔽事周濟號迂直。司訓高安。適門生爲督學。公不言。後寮友參謁。獨留款衆始知之。於是皆以請託賂公。及出案。悉召諸生曰。我實不言。凡在案者。自中選耳。其不錄者。惟勉以讀書。悉出緘金歸之。○陳納菴家居貧甚。絕未嘗居間公府。有習交接人格

學使張某按松訪公。見垣壁不治。徐曰。入學案未出。蓋導使言也。公曰。余所不敢聞者有三。壞名節。一也。驕惰人之子弟。二也。起奔競之風。三也。震起拜曰。受教多矣。曾註或其人欲申冤理枉。難已於貪緣。寸我代爲之謀。終其事未嘗染指纖毫。揆之情理。應准救濟。條保護貧弱。記功。又不得准。此例記過也。若於法有枉。又應准其事之重輕。非二十過足以盡之。謹誌。一事於此。○松江唐狀元未第時。館於太倉萬監生家。厚蒙款待。唐深感其情誼。後萬因姦一婦。致其夫死。被訟於官。時巡按御史執法已定案。萬從獄底修書。哀懇於唐。唐方爲翰林。以故人情重。特告假歸救。萬出。隨要怨鬼來言曰。萬某姦我室。殺我命。事已自而君枉之。我不能忘也。過一月。萬得病死。唐憂疑恍惚未幾。亦卒。○胡嘉棟曰。今世縉紳居鄉者。多以請

託媒利。且云脫人刑獄。受金何傷。成人功名。取利非枉。不知刑賞國之大法。我以片語尺牘。顚倒是非。使有罪者倖免。則無辜者含冤。無學者倖進。則有才者被枉。抑人情好惡之公。奪天道禍福之柄。眞衣冠之大盜。名教之罪人也。語極警快。讀者皆爲懽然。語◎成人一不美事。發明凡挾諸義理。度諸情勢。灼見其不當爲者。便當婉轉勸阻。若復代謀而成就之。損已之德。益人之過。既非所以自愛。亦非所以愛人。且有爲此人謀。而大害於彼人者。其間過惡。不可勝計。敢以告世之熱腸人。毋自負肝胆而造孽於不知不覺也。按此條所指甚廣。愚謂作伐者尤宜留意。朱子鳴濟一事。可以爲鑒。附誌於此。○康熙六年。上海文學未用樸字鳴濟元日蚤起。忽頭眩腹痛。見青衣四人。持牌拘攝。牌上共十一人。用樸居首。與人格交接

遂與同行俄至一所見張掛一榜則各犯一生善惡列焉善事用一紅圈惡事用一黑圈圈下先開某事後列始終顚末年月日時纖毫不爽用樸名下紅圈僅一益爲人解釋一訟事也黑圈凡十六第一件是代人娶妾事樸有友欲娶妾倩樸於嘉定縣訪覓一女年已及笄乃富家使女也樸託言欲自娶往富家而看遂議定身價富家收銀批與執照即乘肩輿回母家從者跟隨轎後不覺失聲私語曰可惜一好女子乃嫁與海龍王女聞之大疑一到母家即欲與樸成親樸則謂必待歸家成禮適其友帶僕婦二人駕舟而至所謂海龍王者以貌醜故也女知大慍曰前議親時原說嫁朱何復有他姓遂欲自盡其父母亦爭鬧不休友懼遂棄女而歸其身價未索父母茫然無措仍欲以女嫁樸樸曰我實代友而來安有自娶

理友事既不成吾兄用相欲納偏房甚相當也遂作家信遣僕歸報用消女益疑乃令伊兄同僕至閔行探聽虛實至家遇樸父立門首索家信僕不敢隱出樸書父一見娶妾之語頓足大怒詬詈一已伊兄急歸以實告其女竟自縊焉僧然之過陰司以是首列朱子幸得復生爲記其事可見爲人謀事不可不愼也

◎苟且任一公事貽禍後人◎毀人成功若當毀者不在此例增註按此當因事之大小而分過之重輕倘未可一定其律也徵事江寧貢院前爲秦淮湖行人以舟爲渡即所謂桃葉渡也康熙甲辰有巨商涉此渡適乏渡錢舟子逼勒之商怒曰吾於此成橋非難豈靳此一錢乎舟子不肯已强欲令實其言咲然市人成集商即許二千金買木石其工匠則一僧爲募焉

僧露栖成橋之處。董其役。不勝勤勞。逾年而橋成。丙午秋闈江寧府脫科。因歸咎於橋。諸生呈當事。立拆毀之。僧恚甚。自投於湖。既而倡首之生。見僧訴責。嘔血暴死。今雖有橋。然毀石而為木。過者猶涔悵惜也

【貴義】毀人成功。尤當於。英發喜事者戒之。益人之功。能設施措置。明著成驗。而不肯安於其舊。必欲紛更而改作之。使前人之心思規畫。一旦泯沒無存。其為罪過最大。鄭太傅感應篇毀人成功。賛曰。三后協心。治臻成康。蕭規曹隨。漢基遂昌。其發明義蘊。可云精矣。今於功過格註釋。亦不可脫漏此意。敢附誌一事於此。○曹穆公瑋在秦州。累章求代。眞宗問王文正旦曰。誰可代瑋者。旦薦樞密直學士李及。上卽以及知秦州。衆議皆謂及雖謹厚有行檢。非守邊之才。不足以繼瑋。楊億以衆言告。公不答。及至秦州。將吏心亦輕之。會有市住禁軍。白晝掣婦人銀釵於市。吏執以聞。及方坐觀書。召之使前。略加詰問。其人服罪。及不復下吏。亟命斬之。觀書如故。將吏驚服。不日。聲譽達於京師。億復見旦。道其事。且曰。向者相公初用及。外廷之議皆恐及不勝任。今及才器乃如此。信乎相公知人也。公笑曰。外廷之譏。何其易得也。夫以禁軍戍邊。白晝爲盜於市。主將斬之。事之常也。烏足爲異。旦之用及者。其意非爲此。夫以曹瑋知秦州七年。羌人讋服。邊境之事。瑋處之已盡。其宜使他人往。必矜其聰明多所變置。敗壞瑋之成績。旦所以用及者。但以及厚重。必能謹守瑋之規模而已。億由是益服旦之識度。

◎待鄰佑情意不周。

【增註】鄰佑閒。亞於親友。重於平人。一事一節之失。固與平人同論矣。今所謂情意不

周者。平人無所異求。而在鄰佑。則不無緩急之呼。平人罕所酬酢。而在鄰佑。則自多往還之禮。苟或有求不應。志氣矜高。無以厭服人心。安能免其側目于睦鄰之道有虧。則比平人又加記過焉。

徵事 趙清獻家於三衢。所居甚隘。弟姪以厚直易鄰居。公不樂曰。吾與此翁三世爲鄰矣。忍棄之乎。命亟還翁居。而不追其直。待鄰宜從厚。此可見矣。

發明 胡師蘇曰。親族鄰里。所居甚近。相與甚久。凡生畜之侵害。童僕之襲鬧。言語之有觸忤。行事之有錯悞。其勢必不能無者。惟在以心體心。彼此相容。不必詳責於人。只知反求於己。方能久處。若不忍小忿。遽生嗔怒。或自恃財勢智謀。必欲求勝。吾恐相報終無了時。勢必不能兩存。又曰。人有求於我。力能應則應之。如不能。當和顏巽語告以難應之故。而辭之。固不可疾顏怒色。拒之太嚴。亦不可執故延展。令其失望。按此二則。眞居鄉曲之善法。

十過人有未著之過。輒爲揚之。

徵事 李琮爲湖南觀察。烹一巨鯉。腹中得衡山縣印。琮因取衡山近日文書。視其印篆分明。似新鑄者。乃召衡山令。携印來。令去。其與吏懼刑戮。乃潛爲之。罪伏。罪曰。舊印爲人竊去。其事秘。誠當死。琮爲秘其事。命齎舊印歸縣。并付新印。曰。汝自毀之。自是縣宰知者。○顧方竹冬夜起庭中。見樹上栖一人。呵問之。則相識者。慰撫之曰。爾雖貧。奈何爲此。質明來。當有以濟爾。明日密與其人錢粟。終不爲人言。後病易簀時。呼子姪戒之曰。人不勤苦自立。一旦飢寒迫身。斯爲所不可爲者。有矣。因言其事。徵其姓名不答。曰。爾輩第識爲戒。何用知若人。

人有功能畏其形已。昧心不樂爲善。則不免多一私心。視嫉人善。則僧不至滅理顚倒。故其論過各有差焉。

徵事 郭汾陽爲行營副元帥。副元帥者。副皇太子爲元帥。總領六師。權莫尊焉者也。有僕固懷恩者。爲汾陽將佐。從征汾陽。以其功大。願以副元帥讓之。後人稱其忘盛世之功能。推心下之僚屬。以共成國事。眞可謂純乎純矣。◎侮弄一老幼殘疾人。或有損害。加二倍。

發明 聞鐘集曰。孔子云仁者壽。古銘云恭則壽。此是實理。每見龐眉鶴髮之人。必有溫恭簡重。慈愛謙遜之色。反此者往往而夭。故曰仁厚刻薄。是修短關冥冥中所以償之者。毫釐不爽。思之思之。◎見人失勢寡義薄情。

徵事 初蘇秦之燕。貸百錢爲資。及貴。以百金償之。徧報諸所嘗見德者。其從者一人獨未得報。乃前自言。蘇秦曰。我非忘子。子之與我至燕。再三欲去我。易水之上。方是時。我困故望子。子漠是以後子。○韓安國爲梁中大夫。坐法抵罪。獄吏田甲辱之。安國曰。死灰獨不復燃乎。甲曰。燃。即溺之。無何。安國拜梁內史。轉二千石。甲亡匿。安國曰。甲不就官。我滅而宗。甲肉袒謝。安國笑曰。公等足與較乎。卒善遇之。○何尚之字彥德。爲吏部郎。告休定省。傾朝送別。及至郡。父叔度謂曰。聞汝來。此傾朝相送。可有幾客。答曰。殆數百人。叔度笑曰。此是送吏部郎中。非關何彥德也。昔殷豫章亦嘗告休定省。送別者甚衆。及廢從東陽泊征虜亭。積日。親舊無一相窺者。

附錄 孔融與王修友。修聞融有難。夜往奔融。融初謂左右曰。能冒難來。惟王修耳。言訖。而修果至。修游

學南陽止張奉舍奉舉家得疾病至咸無相視者修親隱恤之直俟其病愈乃去○范文正公貶饒州朝廷方治朋黨士大夫莫敢往別王待制質獨扶病餞於國門大臣責之曰君長者何自陷朋黨王曰范公天下賢者質何敢望之若得爲其黨人公之賜厚矣○隴西太守鄧融備禮謁廉范爲功曹會融爲州所舉案范知事譴難解欲以權相濟乃託病求去融不達其意大恨之范於是東至洛陽變名姓求代廷尉獄卒居無幾融果徵下獄范遂得衛侍左右盡心勤勞融怪其貌類范而殊不意乃謂曰卿何似我故功曹耶范訶之曰君困戹瞀亂耶融繫出因病范隨而養侍及死身自將車送至南陽營葬之古人厚誼如斯誠難矣哉

◎遇事使乖擇彼推此徵事龍霓在京時同年某行人過之告以將避湖廣差暫註門籍霓曰湖廣非遠差況尊翁在堂便道歸省豈不善反欲避耶行人曰不然吏部將選科道若承此差恐不得與選吾姑避之則楊子山當行霓止之不聽遂稱病註門籍纔兩日吏部即開選行人勢不可即出楊竟應選得吏科給事行人仍得前差徒自恨而已○一不易措置處不明言暗以遺人徵事曾叔卿南豐人家苦貧買陶器欲行賈北方已不行有從與鬻者畀直矣問鬻何爲其人曰行賈北方耳叔卿曰不可今北方災饉鬻之必不售吾不行豈當以累子耶即還其錢後起家至著作郎嘗曾公不以已之所難累人而寧自幷貧賤非篤於愛人者不能也世之暗遺人以難事者聞此亦知愧否○魏陳元方東郡賣小宅家人將就直矣元方曰此交接

宅甚好。但無出水處。買者因辭不買。司馬溫公居西京日。令老兵賣所乘馬。云此馬夏來有肺疾。若售者當先語之。昔賢於此等處。實有一番至誠惻怛之意。行乎其間。乃澆薄者視之。必反笑以爲愚且拙矣 附 宋時南城陳策有人從買銀器及羅綺者。策不與。羅綺其人曰向見帑有之。今何靳策曰。然。有貲錢而沒者。歲月已久。絲力靡脆。恐不堪用。聞公欲以嫁女。安可以此物病公哉。有危整者。亦南城人。買鮑魚其魚。爲公密倍之。願飲我酒。整大驚。追漁人數里而反之。如數酬以值。乃沽酒飲馹曰。汝所欲者酒耳 ◎以私曲請託累人不德 ◎竭盡一人情誼 ◎薦人不愼誤引一匪人 徵事 光武后弟陰興禮賢好施。而門無游俠。與同郡張宗不相得。知其有用猶稱所長。而達之友人張汎甘禽與興厚善。興以其華而少實。但私之以財。終不薦拔。世稱其忠。薦人者須識此。

○張橫浦在杭時。一士夫以改官少舉狀。再三懇求宛轉當路。其意甚切。因謂之曰。某平生不能爲人宛轉。且據公入仕可言者。然後某亦可說。斯人歷舉其事。其事曰。是公合做底事。又問其入仕後時及見其貧窶。細以爲問。皆一一言其所得若干。老幼若干。日用若干。語理甚眞。知其爲廉謹之士。曰如此當爲公說。然自此後不可失故步。又不可舉此常爲話柄。某一時倉卒間。以言信公心。公不可以言欺此心。◎惡口犯一平交 發明 惡口之戒。既以傷人之心。且亦自失其體。故非獨平交不可犯也。雖與人格 交接

僮豎僕夫。皆不當以惡口加之。亦所以自重耳。附錄
尙書王徽怒衆武弁。罵曰。此屬皆犬豨所生。一千戶
稟曰。宋某之母。乃太宗
皇帝永寧公主。主慚悔。◎冷笑微言。暗譏誚人。◎小

訟。

之貴。遂至爭訟。且
久而不決。適施之族
事益大。日益久。而費
之。忿懟而不抑。如是
以忠厚傳家。至乎十
居官清白。官至太子
子太師。人謂積善之報。◎謝遂好
行善。性惡詞訟。鄰有侵其地者。或勸之赴官。遂自寬
曰。占得地。占不得天。嘗室塘爲基。鄉人裹糧而赴。曰。

鬬耐不耐。遽成一

以予計。三日而成。其
不求伸者。未嘗見其
休。不須經縣。又經州
箇生。◎陸放翁家訓曰。訴訟一事。最當謹始。使官司
公明可恃。尙不可爭訟。況官行關節。吏取貨賂。或官
司雖無心。而其人闇弱不明。爲吏所使。亦何所不至。
有是而後悔之。固無及矣。況鄉里間所訟。不過侵占
地界。逋欠錢物。及
也。若能置而不校。尤
則以困畏不若人爲
私藏怨怒不釋。發明

拂而心銜。甚至經年懷之而不釋。易
世志之而不忘。若然者。四海之中。無樂地。百年之內。
無泰時。甚矣。哉。其惑也。◎語云。登山耐仄路。踏雪耐
人格 交接

危橋。如傾險之人情。坎坷之世道。全憑一耐字撐持。過去怨怒不釋。徒自焚燒。將何益哉。宋詩有云愚濁生嗔怒。皆因理不通。休添心上熱。只作耳邊風。長短家家有。炎涼處處同。是非無實相。究竟總成空。存此見者。大可坦懷自在也。【故事】范忠宣貶嶺南。每戒子弟不可小有不平。聞諸子怨章惇。必怒止之。及在道舟覆於江。衣盡濕。顧諸子曰。此豈章惇爲之哉。○王文正在中書。祥符末大旱。一日自中書還第。有狂生在一亭上。指公大呼曰。百姓困旱。焦勞極矣。相公端受重祿。心得安耶。遂以所持徑擲公中其首。左右擒之。將送京尹。公遽曰。言中吾過。彼何罪哉。豈惟無怨。并以自責。眞難及矣。◎**待已身有怨。其人已改行從善。猶必報之。**【發明】總之除殺父殺兄之仇。皆以不報爲厚道。

然報大仇。亦有慮其親老無養。久待之而不報者。其斯爲仁人君子之用心乎。乃報已身之怨。而加於從善之人。責以十過。吾猶謂其輕也。【故事】李德裕謫朱崖。郡有望闕亭。公題壁云。獨上江亭望帝京。鳥飛猶是半年程。碧山也恐人歸去。百匝千迴繞郡城。因遊小禪院。見僧壁上。掛十餘葫蘆。問是何物。僧曰。皆人骨灰也。乃太尉當軸時。爲穉憾而貶死者。焚骨貯此。俟其子孫來取耳。公慘然如失。返去。心痛而卒。按感應篇。念怨不休之下。載此事曰。此結怨之報也。佛經云。若無嗔恚。必無怨讐。蓋言凡怨之起。率皆私心爲之耳。借公報私。雖以李衛公之賢。猶不免。何哉。【附錄】盧多遜流崖州。既赴貶所。食於道傍。有逆旅嫗能言。京邑舊事。遜問之。歷然曰。我本中原士大夫家有子任某官。盧多遜作相。令枉道爲某事。不從。懷怨中以

法。盡室竄南荒。骨肉淪沒。惟老身流落山谷。彼盧相者。姊賢佔勢。終當南竄。幸永死間。或可見之耳。多遜默然。趣駕去。與李相事相同。神明之巧。其殆借僧與媼以傳耶。◎報一怨太過。增註 此亦指已身之怨也。於已有怨。不能忘而必報之。已非君子之事。況報之而至已甚乎。然所謂已甚。輕重不等。格亦僅舉其端。實不可以概論也。自好者其謹誡之。

徵事 元嚴實家族在東平。為王義深所害。比河南破實。獲義深妻子。厚贍恤之。送還鄉里。或問曰。彼不嘗覆君家乎。實曰。惡在義深。義深。其家何罪。痛念前事。未忍效尤。若相報復。徒增傷悼。故不為也。實後封國公。子孫貴顯不絕。

附錄 有元自實者。恨山北繆姓負德。鷄鳴厲刃往殺之。道過小菴。菴主軒轅翁具慧眼。見其往時有鬼鬼數十。執刀劍從之。少頃復回。則見從之者皆金冠玉佩人也。翁心異之。天明往問曰。子往山北而頓回。何故。元言有繆姓負我大恩。將往殺之。及至其門。思彼雖負我。妻子何尤。且有老母安可殺之。使彼失養。遂隱忍歸耳。翁合掌稱賀曰。神明已知。當有後祿。觀此則知起一人相感。若是可畏。安可肆然無忌。遑其報復。自為快意也。◎遇事惟已見自是。不肯抑意從人。**徵事** 韓魏公與范文正議事。便不容商量。耶范公意即解。又范忠宣與司馬溫公議差役法。告溫公曰。願虛心以延衆論。不必謀自已出。謀自已出。則詭詐乘間亟合矣。胡敬齋曰。恃才者。最是人之大病。不惟敗事。必不能保身。舍己從人。方做得天下事。又曰。善要自已出。功名要自已

出此便是鄙陋狹窄人不足與有爲也○韓魏公嘗言慶曆中與希文彦國同在兩府上前爭事議論各別然下殿來不失和氣如未嘗爭也當時三人相善正如推車子蓋其心主于車可行而已不爲已也

◎曰與人交接矜張傲慢之氣溢於外使人不敢進

善言滿半月無所聞爲十過 發明 此貴息心內返善君子誰敢以迂談輕進乎若果立念眞純有言必察雖不必與人交接隨所見聞皆可獲善未有半月之久不得一語足爲法戒者也然則人之悠忽過日自以爲無過者宜亟知所返矣○王陽明曰今人病痛大段只是傲字萬惡皆從傲生傲之反爲謙謙字外貌畢遜須是中心謙虛常見自己不是與能虛已受人善舜之聖只是謙到至誠處○高忠憲公因其友人少年登科序以儆之曰夫貧賤之心歉富貴之氣盈心歉者善言易入氣盈者惟佞諛可投二者之間相去遠矣在易大過之九三以過剛而自用其蔟曰棟橈凶益之六二以虛中而取人其蔟曰或益之十朋之龜夫子曰棟橈之凶不可以有輔也或益之自外來也夫天下惟外來之益其益無方而至於使人不可以有輔凶可知矣 終

錄李康惠公爲刑部屬見素林公爲僉都謂李曰昔三原王公在南都其友人少年登科肩輿而往來門下今吾門何寥寥耳無一日無賢士大夫不能屈已耶何賢者之不至也李因問曰公今所交何人曰司寇張公實太宰楊應寧司諫楊方震請各問所長曰某長於某請問某短於某請各開所短曰某短於某請問

公所長林遜謝請問公所短林因虛心問焉李曰承
勗每侍教所聞惟節義文章而未嘗及學問公所長
在是所短亦在是乎林
大嘆服前輩風度如此。◎嫉惡過甚激成大傷 增註
闕係國家大故責備當尤非輕不在此例 發明 前云
遇惡人即思遠之讀者當體其醒識其意蓋謂意念
中不敢與之親狎外致其恭內嚴其介斯守身處世
兩得之若戔戔焉必欲與拒絕則天下必無是事誤
讀前條必犯此條之過矣○韓魏公謂小人不可求
遠三家村中亦有一家當求處之之理知其為小人
以小人處之更不可棱如棱之則自小矣綵雪亭雜
言曰魏公於小人欺己處明足以照之終不道破此
正魏公德量最高處程子曰韓魏公惟務容小人善
惡黑白不太分故小人忌之亦少如范富尹常欲分

君子小人故小人忌怨日至○陽明答門人書云所
遇如此歸計良是但稍傷急迫若再遲一二月托疾
而行彼此形迹泯然既不激怒於人亦不失己之介
矣聖賢處末世待人應物有時而委曲其道未嘗不
直也若已為君子而使人為小人亦非仁人忠恕恻
怛之心又曰君子與小人居求無苟同之理不幸勢
窮理極而為彼所中傷則安之而已處之未盡其道
或過於嫉惡或傷於激憤無益於事而致彼之怨恨
讐毒則君子之過○康節先生訓子伯溫曰汝固當
為善亦須量力以為之又曰善人固可親未能知不
可急合惡人固可疏未能遠不可急去必招悔吝也
此等皆有深識 附錄 明道嘗曰熙寧初介甫行新法
並用君子小人君子正直不合介甫以為有才能知通變君子
世務小人苟合諂佞介甫以為有才能知通變君子

既去所用皆小人爭爲刻薄故害天下益深使當其
時衆君子不與之爭勢久自緩委曲平章尚有聽從
之理小人無隙可乘其爲害不至如此之甚也又曰
新政之改亦是吾黨爭之太過成就今日之事塗炭
生靈亦須兩分其罪陳伯璵謂此言非獨平恕可與
語幾思因程子之言而深嘆陳了翁之善於委曲平
章也紹聖朝蔡卞議禁史學先生深言之不聽既而
主試棄先生念卞謂已必取史學熟經生且嫁醇之
也乃悉取談經用王氏學者爲前列稍後即取博學
稽古之儒以克以爲不如是史學將且廢隨時救時
不必快目前也天下之好爲激者其亦知此道乎 廣義 薛文清曰嫉惡之心固不可無然當寬心緩思可去與否審度時宜而處之斯無悔切不可聞惡遽怒先自焚燒縱使即能去惡已亦病矣況傷於急暴而有過中失宜之弊乎經曰毋恐疾於頑孔子曰膚受之愬不行皆當深味○按功過格自文是爲待惡者推到嫉惡之心又是深一層語若文清

五過 見一賢能得舉不舉 增註

謂怠忘也並非故不肯薦舉故記過特輕 微事 呂文穆公夾袋中有冊子每四方人才客去隨即疏之悉分門類或有一人而數人薦者必賢也朝廷求賢取之囊中故其爲相文武各稱職夫居上則留心於求賢居下則留心於薦賢天下安得不太平乎是以功過格於此惓惓致意焉 ◎ 無端受人惠及生不滿心 癸明 葉敬君曰人只言人心難料不知自心更難料人只言人心不平不與人交接自心更不平二語眞確中人

情

◎有不難順人者。只務快適於己。不肯勉循恕道。

徵事 嚴養齋子。起一書屋於花園。已落成矣。接養齋公一看。公登樓望之。即命工人拆去此樓。請其故曰。且拆了我說。及拆後。問之曰。隣家張姓者。亦青衿也。正在此側。我以其不利於彼。不可。徙。快已意也。又曹定菴先生葬親。已擇日矣。左隣以方向為慮。求先生緩期至臘月。先生不容而從之。前輩厚道多如是。○

嘉興顧某有田二畝。枕於富室之園。富室以園小求廣焉。夫人為請。願厚價得之。且另以青陂倍畝而償。顧搖首曰。彼將欲方圓乎。吾雖貧。獨有傲骨。業在我。非彼可覬也。以是觸富室。富室誠不仁。若顧某亦可云不智者歟。然而天下之不肯順人者。叅比比矣。合嚴曹兩先生事觀之。廣狹公私之辨。相去何如也。附錄 蔣恭靖公為御史歸里。有惡少潘姓者。以墻址小差。侯公出。加以惡聲。公曰。無論爵位。即以少長論之。恐非禮也。即讓還。其人大慚而退。他日公為大司空。其人以商至金陵。公出遇之。顧先施焉。其人惶恐伏於牀下。

◎聞人善言。故欲苛責其行。并不敬其言。增註 所謂以人廢言也。詳觀格中。有云見人善無欣悅心。聞人善無嘉與心。為一過。忽於取人也。有云聞人善言。漫不入耳。為三過。怠於自益也。此條則二者之過兼之。而加以苛責。則不止於怠且忽。并有忮刻輕薄之意存焉。故其罰稍重。格雖但舉善言。愚謂因苛責而不敬重其善事者同。抑觀白文曰欲曰敬。則僅在舉念間。記過且不少。寬矣。若苛責而見諸言。能毋另加過乎。附錄 感

應篇疏衍云。未俗之風。彫弊極矣。聞人之惡。誠焉嚮焉。譖焉傳焉。必不肯寬之為無也。聞人之善。詫焉諒焉。抑焉黜焉。必不肯信之為有也。或曰某某。某言善。則曰虛語耳。事未必然也。或曰某某。某事善。則曰偶然耳。他事未必能也。或曰某地某人善。則曰我未之見也。或曰某欲就某善事。則曰有利而為之也。或曰某人行某善事。而得某報。則曰傳之誕也。或曰濟人善。則曰貴可繼乎。或曰愛物善。則曰愚哉。生之育之。凡以供肉食也。或曰某某遷善改過矣。則曰少之所為非也。或曰某某事感美焉。人咸嘆焉。則曰佞耳。懦耳。或曰某多戾也。或曰某能讓某事焉。則曰怯耳。懦耳。或曰某恭某私。則曰巧言令色。不足務也。或曰某循理。則曰迂矣。或曰某醇厚。則曰彼可取而紿也。或曰民之質矣。日用飲食。則曰嘻嘻之德。弗足狃也。噫。信若斯人。可為之善事乎。由其心不善。則弗能樂善。弗樂善。則弗信乎善矣。弗信乎善。而又將天下無可取之善人。可為之善事乎。由其心不肯寬。則弗能樂善。弗樂善。則弗信乎善矣。弗信乎善。而又肯為善乎。◎面無溫容辭無遜語易抵觸人自詡質直。逐日檢點。少任氣質。即為五過。【參明】程明道終日端坐如木人焉。操行甚嚴。毅及接賓客。令人如在春風中。未嘗稍以意氣加人。蓋體乾剛以律己。體坤柔以待人。二者各有當然之理。乃我見世人固有反而行之者矣。吁。可嘆哉。○古人云。內省不疚。何憂何懼。苟犯此條。無往而得罪也。可不戒乎。【眉批】徐尚公曰。君子之處世也。苟以阿世。固所不為。輒以忤世。亦當知讓。須內矜嚴而外溫惠。總不可以率意徑行而至於招怨召禍。世法之術。雖與道學異趨。然君子接於人之方。未始非世法所從出。嘗觀古人於方嚴之

中。自有圓通之用。絕不苟同。而泯其違忤之迹。誠可云應酬得善道也。誌之以長人術知。華歆北行。賓客送者甚衆。贈遺數百金。皆無所拒。客各題識。臨去。謂諸賓客曰。本無拒諸君之心。而所受遂多。念單車遠行。將以懷璧爲罪。衆留所贈。而服其德。愚按此事。亦不矜高一已。以違人之情。所謂方而圓者歟。處世善全之道。可見一斑矣。彼自謂質直。輒以觸人者。安能識此也。

◎不能厚責諸已。徒以求全於人。就一事言。或發於念。或見於言。皆是。

明 程子曰。責上責下。而中自恕已。豈可任職分。○呂榮公嘗曰。攻其惡無攻人之惡。益自攻其惡。日夜且自檢點。絲毫不盡。則歉於心矣。豈有工夫檢點他人耶。○許魯齋曰。責人深者。必自恕責已。若薄責於人。益不暇責人也。見人有片善。便去做學他。益不見其人之可責。惟責已也。以衆人望人。則皆可以聖賢望人。則無完人矣。又曰。責已者可以成人之善。責人者適以長已之惡。○唐荊川與弟書曰。居常只見人過。不見已過。此學者切骨病痛。亦學者公共病痛。此後讀書。做人。須苦切點檢自家病痛。若眞知友身。則色色有之。也。○薛文清曰。大抵少能省已之失。惟欲爭人之失。是所謂不攻已之惡。而攻人之惡也。又曰。張子云。學至於不責人。其學進矣。此言當深體而力行之。愚屢言及此。而不厭其煩者。亦欲深省而實踐之也。○韓子成曰。古人云。父與父言慈。子與子言孝。今人則父與父言。子與子言。慈所謂只知相責。而忘其自盡也。○陽明傳習錄云。一友常易動氣責人。先生警之曰。學須反已。若徒責人。只見得人不是。不見自已之非。

若能反已方見自已有許多未盡處奚暇責人舜能化得象底倣其機括只是不見象底不是若舜只要正他底奸惡就見得象底不是矣象是傲人必不肯相下如何感化得他是友感悔○市中鬧而訴甲曰爾欺心乙曰爾欺心爾無天理乙曰爾無天理甲曰爾欺心陽明先生聞之謂弟子曰聽之夫夫諄諄講學也弟子曰訴也焉學曰汝不聞乎曰天理曰心非講學而何曰既學矣焉訴曰夫夫也惟知責諸人不知反諸已也○李亦人曰一味見人不是以及僮僕雞犬到處可憎故云每事自反眞一帖清涼散也○羌滄菴曰見人不是諸惡之根見已不是萬善之門割若根閪若門心和氣平解脫寃憎可以成身可以順親可以庇子孫○醒書曰兩人相非不破家亡身不止只回頭認自家一句錯便有無邊受用兩人自是不反目稽唇不止只溫語稱他人一句好便有無限懽忻

三過遇人可憐憫處不生憐憫若向已哀求能顧不顧

時有二道人伴行一人就園買瓜園子喜曰尚未買汝乃先之耶拒而不賣一人繼往園子喜曰汝渴熱耶不論價而賣與之二人私怪之以問誌公誌公瞋目良久曰園子前生坐罪赴法時汝二人適過其旁買得瓜者益爲之不忍故今見之喜汝嘗出自作自受之語故今見之怒耳此可爲不生憐憫者儆○

人失利名心生歡喜待大惡人則免

悔曰子生平好行嫉妒勝已者忌之佞已者悅之見人有失已如有所得見人有得已如有所失夫如有

所三字。摹擬最切。非必謂歡喜之也。隱念之間。不覺其如有然者。自思亦所不解。志在忠厚。首當從此處留念。時刻內返。無令藏毫抱愧。則何自犯歡喜之過乎。或問楊士奇公平日所行。公曰存心。不論物我。見人有樂。如己之樂。見人有憂。如己之憂。宜其為盛朝名相。故吾謂積善積惡。不必其徵諸事。止此意念之間。雲霄糞壤。迥然自別也。○先正格言有云。見人學好。多方贊成。見人差錯。多方提醒。見人豐顯。則談其致禍之由。見人苦難。則原其所處之不幸。斯長者之道也。若忌成樂敗。何與人事。徒自壞心術耳。

【眉批】義按

此條之過。往往於警際者易犯之。憾不忘心。則凡聞其得而不悅。聞其失而深喜。雖明知為小人心術。乃欲禁而不能矣。是固當深求克己功夫。毅然以君子自待。而一切匿怨修隙之情。痛懲而消忘之。已私既絕。卑鄙之念。自歸無有。昔趙康靖公平日有黑白鬱棫點之嚴。乃能為救歐陽之事。康靖初與歐陽永叔同在館閣。公厚重寡言。歐頗輕之。及歐以獄事被逮上怒。二府皆欲文致其罪。公獨上疏曰。歐陽修以文學為近臣。不可輕加汙衊。臣與修踪跡素疎。修之待臣亦薄。所惜者朝廷大體耳。或曰。公不與歐陽有隙乎。曰。我。私。論。事。體。何。如。若。因。私。隙。而。忘。維。持。公。道。此。小。人。之。行。也。概。敢。出。此乎。噫。心事光明。行誼公正。如趙公誠難哉。夫以他人處此。孰有不深幸而私喜之。不加排擠。已為君子矣。而趙公顧乃如此。人試自照其心。誠能若趙公之公而忘我。則所云忌成樂敗。尚安有渣滓存心。不則鮮有能自信者矣。小人之心術不除。小人之手段即出。昔賢論下達之義。只因這些子有差。遂以昏蔽隱溺。因言秦檜之事。其所以與

張魏公有隙之由。乃因魏公不薦他作宰相。而薦趙丞相。故後面生許多怨惡。蓋皆始於此耳。一則爲趙一則爲秦。高明汙下。所爭豈在多哉。◎沒人一長隱

人一善 特地表白於衆也。以其無藥取於人之心。便爲過也。若其長其善。昭著在人。而我特欲沒之隱之。非私即刻。則爲薇人善矣。徵事 許眞君在世時。嘗修一觀。欲記其事。偶得一片古牌。文已磨滅。因刻去舊跡。勒其新記。一日恍聞空中有聲曰。所刻舊牌。文雖磨滅。而當時文人。訴君奪名自顯。盍早圖之。許於是尋訪舊文。另爲立石。可見人之善。貴於表揚。而重惡其隱沒也。◎有功歸己。有過引人。一小事爲三過 徵事 漢鍾與封關內侯。不敢受命。帝曰。卿教訓太子。及諸侯王。非大功耶。與曰。臣師丁恭也。明帝即徵恭封侯。而與竟不受。此有功歸諸人也。陳俊卿爲泉州司理。同僚宴集。恒謝不往。一日郡中火起。守汪藻往視之。諸掾屬方出飲。俊卿與衆悉借去。并以後至被詰。俊卿唯唯已而藻知其實。問其故。俊卿曰。某不能止。僚友之行。又自解以重人之罪。可乎。藻嘆服其量。此有過引諸已也。廣義 按此條須分兩項。有人已合共之功過。而功則專以譽己。過則專以咎人。已爲不公不平矣。更有他人之功而冒竊之。自己之過而扳引之。即感應篇所謂竊人之能。自罪引他也。其情益不可恕。論過豈無所輕重乎。格中尚欠別白。請徵其事以實之。○眞宗出喜雨詩示二府。王文正公袖歸。諭同列曰。上詩有一字誤寫。莫當進入改却。王欽若曰。此亦無害。欽若退。客奏之。上

怒謂公曰。昨日詩有誤字。何不奏來。公再拜謝曰。臣昨日得詩。未暇再閱。有失奏陳。不勝惶懼。諸公皆再拜。具以實奏。又曰。王旦器不辨。眞宰相器也。上顧公笑。欽若之意。不過欲已居其功。斯謂鄙耳。公孫敖深入匈奴。迎李陵軍。無功還。因曰。捕得生口。言李陵教單于爲兵。以備漢軍。故臣無所得。上於是族陵家。敖之。哉。愚按小人之心。卑欲使人居其罪。斯尤險類者。正復不免。不可不深省而切戒之。○龔遂守渤海。治郡有聲。宣帝聞而徵之。議曹王生從至京師。遂將入朝。王生曰。天子即問君何以治渤海。君不可有所陳。宜對曰。此皆聖主之德。非小臣之力也。遂受其言。上果問以治狀。遂對如王生言。天子悅。其有讓遂。遂因前曰。臣非知此。乃臣議曹教戒臣也。天子以遂能不掩善。益賢之。遷遂秩。并拜王生官。以褒顯遂。冒窃人者觀此。陸坰遷岳州守。先有巨木礙本郡衆前守不知爲皇木。送侍郎方銳起坊。督木使者誤論坰。坰不辨。人或諷之奏白。坰曰。三公。皆賢者。奏則彼將得罪。吾負罪。以歸。可也。扳引人者觀此。

◎素契厚者輕信一讒言。介懷不釋。（安明）親嘗之事。尚有隱微疑似處。當加體察。況得諸傳述乎。安知其非以搬唆而遽信之。吾推其介懷不釋之情。必爲惱怒爲怨恨。焚燒不已。酬接之際。必不能恬如無事時也。從此兩懷猜疑。積成嫌釁。豈非適墮讒者之術計乎。昔有聽讒詩云。堂堂六尺軀。莫聽三寸舌。舌上有龍泉。殺人不見血。痛哉其言之也。（敏事）蔣琬在大司馬府。東曹掾楊戲素性簡畧。琬與語。不時答。或搆戲於琬曰。公與戲語而不見應。其慢上殊甚。琬曰。人心不同。

各如其面。面從後言。古人所戒也。文然欲贊吾是耶。則非其本心。欲反吾言。則顯吾之非。是以默然。是文然之快也。乃更以爲慢耶。◎已往小怨乘便必報。徵事 金誠廣東右衛軍也讀書社學指使麻張最無賴。訴曰。軍餘乃敢傚儒生耶。因使薙草烈日中。稍緩趨之。大受困辱。永樂丁酉。誠中解元。聯捷任刑部主事。張犯罪解京。望見誠。一步九頓。誠笑迎之。言于堂官。爲寬其罪。○王沂公曾與陳堯咨不協。代陳判大名時。規模悉仍陳舊。其前政有不便者。委曲彌縫爲掩其非。及移守洛。陳復爲代。觀之。嘆曰。王公之量。宜爲宰相。我何以及之。益 ◎當衆斥一人過失。指無心者。若有心斥辱之。加十倍 增註 按勸化條云。見人有失。擇隱然處婉言之。使之知改。即此條之反對也。彼則嘉其善於化人。故列勸化。此則惡其不善待人。故列戒。交接 徵事 牛僧孺赴舉之秋。每爲同袍見忽。嘗投贄于補闕劉禹錫。劉對客展卷。飛筆塗竄其文半。雖拜謝。終爲怏怏。歷三十餘歲。劉轉汝州。僧孺鎮漢南。枉道駐旌。信宿酒酣。直筆以詩喻之。劉承詩意。才悟往年改牛文卷因戒子戚佐承猶等曰。吾立成人之志。豈料爲非。昔王爻儼家。爲公孫弘所哀。稽叔夜身死鍾會之口。是以魏武戒其子云。吾大忿怒。小過失。慎勿學焉。汝輩修進。守中爲上也。附錄 明豐慶以直諫著聲。一日行部有知縣簠簋不飭。慎無以解。廼以白金爲燭。公初未之知也。既而廳子以告。次日從容謂知縣曰。汝燭不燃。盡出之。以易可燃者。知縣大恐。輒棄印綬去。然終不明其爲銀燭事。又鄭瞻泉爲文邀時。里中士宦有

以苟爲餽者公受之入夫人發視見苞下皆金首飾乃擊柝語公公畧不動色覆簣如初出召其人謂曰吾初以家適乏苞故拜君惠頃入內詢尚有餘存心謝尊意而已璧之潘鱗長曰今世亦有郤金者然未免借以沽名令人難受孰有如二公之鎮靜凝厚寘其迹於不覺而善全其人者乎◎面責備人不顧其難堪

明能面責人固剛峻之士也不顧人之心非足以長已之傲史稱陳忠肅公性謙和與物無競與人議論率多取人之長雖見其短未嘗面折惟微示意以警之人多聽服是乃見養深而誠至耳○李文正公爲相人有求進明者常温語却之或問其故公曰既欠所望又無善詞取怨之道也○薛文清曰與人言宜和氣從容氣忿則不平色厲則取怨○酈古堂錄云攻人之惡毋太嚴要思其堪受教人以善毋過高當原其可從○呂叔簡曰論理要精詳論事要剴切論人須帶二三分渾厚若切中人情人必難堪故君子不盡人之情不盡人之過非直遠禍益以養人體面而留其掩節之路

◎強人便已不體諒人情

明韓魏公知歐陽永叔不以繁詞爲孔子書又多不以文中子爲可取中書相參累年未嘗與之言及事之所不必強者毋以強之乃所謂善體人情也徒求便已滿腹私欲彼豈復有一念之仁恕乎哉

明太祖嘗令燕世子閱皇禽至還奏遲問何後也對曰寒甚禽士方食僕食既乃閱以故遲太祖喜曰善孺子知恤人乎愚按此亦用心體人之一端也交接時隨在當識此意◎過

事惟任己意不察人意 發明 張子韶曰快意事孰不喜爲往往事過不能無悔者忽詳復不敢輕易者欲彼此兩得也 質義 朱子詳解論語夫達也者一節云質直至於好義則事事區處要得其宜功夫已是詳細然猶恐有觸突人底意思到得察言觀色慮以下人便又和順仔細慮謂思之詳審常常如此思慮恐有所不知覺也今有人自任己意更不看人之意則只是自高更不能謙下于人大抵人之爲學須是自低下做將去纔自高便不濟事○朱在菴曰待人接物之時須是處富貴之地盛知貧賤的痛癢當少壯之日思念衰老的辛酸居安樂之場體悉患難的景況處旁觀之地原諒局內的苦心朱子之解下人之謙表在菴之言體人之善道

奉持此條者二說當兼盡也 附錄 司馬溫公嘗曰昔與王介甫同爲群牧司判官包孝肅公爲使時號清嚴一日署中牡丹盛開包公置酒賞之公舉酒以勸光素不飲酒亦強飲介甫終席不飲包公不能強也愚以此知其不屈溫公之言似以己爲不及介甫然一爲偏強一爲謙和偶然交接二公生平可概見也

◎已見所及沾沾不釋人見所及泛泛不留 發明 矜己忽人之病至王安石爲極要之安石之發病特猛而病根不過如此條所云非有聖賢克己工夫謂能信其不犯者蓋鮮也愚嘗靜以驗之其或一事得宜自己出之將樂述之不置在他人則若泛常而已一詞堪貴自己出之將愛誦之不忘在他人聊一點頭而已至於同謀共事之際無不欲援人以就己曷嘗肯俯己

以從人。所謂只知有己。不知有人。此等病根。盡人難免。心粗氣盛。蓋多不覺其然者矣。盡嘗諷誦斯條。而自省自鑒焉。

◎於人前發越己能揚揚自喜愧人不及　明袁

羌瞻園曰。理雖在我。且以委婉出之。勢雖在我。愈以謙下持之。

按　王陽明先生簽仕刑曹。適輪提牢觀諸吏參豕。惻然悲曰。夫囚以罪繫者。給賜以食。此朝廷好生浩蕩恩也。若曹乃冒竊以豢豕。是率獸食人食也。羣吏請曰。相沿例也。先生曰。豈有是哉。遂令屠豕分給諸囚。至今不復豢豕云。後同里有官刑部。語及其事者。先生輒蹙曰。此余少年不學。茲聞之。尚有餘慙。子乃以為美談耶。其人未達。曰。上宣朝廷之德意。下軫囹圄之罪人。本至德事也。先生顧深悔之。以為罪過何也。曰。當日憑一時意見。揭揭然為此置堂卿于何地。只此便不仁矣。觀陽明先生之存心。則知事之中理者。政不可不遵循以出之也。論語曰。慎行其餘。其斯意歟。至若功過格白文所指。一味高己卑人之習氣未除。若此之人。生平積過必有不淺。又非陽明先生之可同論也。然觀于陽明先生而益可以知謙矣。

附錄　屠康僖公初為刑部主事。宿獄中。細詢諸囚情罪。得無冤者若干人。公不敢自以為德。客疏其事。以白堂官。後臨審堂官摘其語詢諸囚。無不服者。釋冤抑十餘人。一時輦下咸稱尚書之明。陽明先生之自訟者。殆必如屠公之善處。斯為合道歟。

◎已獨得者秘匿自矜惟恐人及　增註　見人不知而不以明

告則就事言。喜己獨知。而惟恐同得。此就念言。　袁明

朱子曰。驕吝常相靠並。其嘗見兩人。只是無緊要閒

事。也抵死不肯說與人。只緣他要說自會。以是驕誇人。故如此。又曰。驕生於吝。驕者吝之所藏。且以淺近易見者言之。如說道理。這自是世上公共底物事。合當大家說出來。世上自有一般人。自恁地吝惜不肯說與人。這意思是如何。他只怕都識了。却沒話與所以吝惜在此。獨有自家會。別人都不會。自家便驕得他。便欺得他。

先賢抉發可云洞心刺骨。

發明 先輩云。見人須化一氣字。浮氣。客氣。腐氣。道人學氣。一概消除。方為眞學問。勞曾三日。人。不。可無道心。不。可。作。道貌。人。不。可。有。世。情。亦。不。可。忽。世。情。夫通世情者。道貌尚不可作。況其為矜傲乎。

附錄 令狐綯曾以舊事訪于溫庭筠。答曰。事出南華經。非俚書也。與相公覽理之眼。時宜覽古。綯甚怒。奏庭筠有才無行。不許登第。遂坎坷終身。溫之言宜無得罪于相公也。然味其情詞。不免矜傲之色形。而謙婉溫恭之意少。遂致于怒而斥屏。君子接人之詞氣甚矣其不可無陶鎔也。○賈島負才傲睨。居法乾寺時。宣宗微行至寺聞鐘樓上有吟聲。遂登樓于島案上取詩卷覽之。島不識。乃攘臂睨之。遂于手內取詩卷曰。郎君何會此耶。宣宗下樓而去。既而島知之。亟謝罪乃賜御扎。除遂州長江簿。後遷普州司戶。不得志卒。程琦以詩悼之曰。倚恃詩難繼。昂藏貌不恭。驕驢衝大尹。奪卷忤宣宗。馳譽超前輩。居官下我儂。司倉舊曹事。一見一心悚。可為負氣者戒矣。○**爲人勞。沾沾自伐。**

發明 韓魏公之危。晌人之急。固是美事。能勿自談。則益善矣。

徵事 漢宣帝生數月。以皇曾孫坐戾太子事繫丙吉為獄

吏擇謹厚女徒保養。曾孫病危者屢。吉加致醫藥。以私財給其衣食。宣帝卽位。吉絕口不道前恩。故朝廷莫能明其功。及霍氏誅。披庭宮婢自陳有阿保之功。上親見問。然後知。吉有舊恩而不言。大賢之。○盧奕死節安祿山使人傳首狗河北諸郡。顏魯公爲平原守。執其人腰斬之。取奕首棺斂以葬。祭哭受弔。德宗朝。公與盧杞不相得。謂杞曰。眞卿禮葬先中丞時。至以舌舐面血。今相公忍不相容耶。杞矍然起拜。而恨之益深。

◎見貴人恭不中禮。心懷諂媚者加倍事

浙曹朱浚嘗翁先生曾孫。賈似道柄國。每有劄子白事。必稱其萬拜覆上。論深嘆惜之。○明太祖嘗論群臣曰。凡在位者不可凌下。不可謂上務爲正人。昔寇準作相丁謂爲參政。嘗會食。食汙準鬚。謂起拂之。準正色曰。豈有身爲執政親爲宰相拂鬚耶。謂輒而起。是謂以諂事準。準以正待之。君子小人可見矣。又聞前元國初。風憲體制甚嚴。嘗有憲臣微疾。掾吏往候之。憲官力疾強起。扶杖而行。因以杖授吏。吏拱手邪立不受。如是者再三。憲官悟其意。乃止。明日見吏。遜辭謝之。吏曰。然。某爲吏屬。非公家僮。不敢避勞。慮傷禮體耳。以此觀之。則憲吏亦正人也。爾等宜鑒於此。

◎附錄李文靖公爲相專以方嚴重厚鎭服浮躁。不樂人論說短長。附已。胡秘監旦謫商州。久未召。嘗與文靖同爲制誥。聞其拜參政。以成啓賀之。詆前居職罷去者云。呂參政以無功爲左丞。郭參政以酒失爲少監。辛參政非才謝病。優拜尚書。陳參政新任失旨。退歸兩省。而譽文靖甚力。意將以附之。文靖慨然不樂。命小吏封置別篋曰。吾豈眞優於是者耶。亦適遭遇耳。乘人之後而議其

非。吾所不爲。況欲揚一已。而短四人乎。終爲相。旦不復用。

眉巖 晁氏客語曰。一切世間。君子小人好惡不常。若要一時周遍。冠昏喪祭往還飲食之禮。一一過當。周至時。費盡一生心力。只得人道是箇好周至人。然又不能使君子小人皆喜所謂外慕也。只有一箇誠字。于古萬今使不盡。○仁宗朝李都尉喜延士大夫。盡聲色之樂。一時館閣佳流無不往者。韓魏公於其間最年少。獨未嘗往焉。李數召公。而數以事辭。人有强之者。公曰。固欲往。但未有各耳。然公處不失和。李莫得致怨。同時諸公莫不被凌謔。而獨未嘗侵。公也。公曰。以誠待之耳。

◎**卒意遇客同以附和人**

增註 上條指容貌。此條指言辭。皆近於逢迎以求容者。然祗屬細微小節。志操不堅。忠信不篤。即易犯此二條。非必如小人之曲爲媚悅。至於喪失其心也。若鬬徐其人德行無匡救之心。而亦從而苟同之。則爲贊助人惡矣。此處尤當加謹。

發明 朱子曰。處鄉曲。固要人情周盡。但須分別是非不要。向隨順失了自家。

事 梁祖欲求直言之士。一日憩高柳樹下。梁祖以其大而嘆賞焉。遍視賓客久之。客皆和從而美其大。汲梁祖微有笑容。頃之又曰。如此之樹。可作車頭。未坐數人。對曰。作車頭甚好。梁祖厲聲曰。柳樹豈可作車頭。秦時指鹿爲馬。有何難事。悉撲殺。言作車頭者愚觀。以逢迎而取鄙者多矣。甚且至於戮辱。不益宜自愛乎。○鄒南皐曰。善處身者。必善處世。不善處世者。必嚴修身。不嚴修身者。必媚世。媚世者。必賊身。而未嘗有益於世。媚世而未必不害其身。先儒此等言最爲有味。可終身誦志之。

錄 龍麟洲先生過福建憲府設宴。命官妓小玉帶佐

觴酒半憲使舉杯請曰今日之歡皆玉帶爲也願先生酬之以詩先生其無辭先生不能違憲使之請遂書一絶云菡萏池邊風滿衣木樨亭下雨霏霏老夫記得東坡語病體難禁玉帶圍舉席稱嘆蓋既不拂人意又不失所守可謂風雅不凡○李文祥有才能與萬安之孫弘璧爲同年進士安延款之屬題畫鴉李奮筆題其上末云春來風雨等常事莫把天恩作己功才人應世有此文筆爾可愛也◎貴顯

貴失禮於向所相接之人 徵事

上海潘恭定公自爲尚書兄弟四人各以科甲明經出仕二子一爲布政一爲學憲府縣官謁門皆不敢升堂門閥尊榮爲郡邑冠公致仕歸候門隣里雖肩挑脚漢必步至其門入室作揖極其殷勤設酒筵召會隣里肅恭無怠容隣里各以謗示於人

公薨至有哭拜不能起者◎出刻薄語戲侮人 徵事

到洽先世曾以擔糞自給一日語劉孝綽吾欲買東隣地以益宅無奈其主難之孝綽曰但多聚糞於其旁以苦之彼遂遷矣洽以此深怨焉孝綽後得罪竟爲洽所中傷○黃諫會試時過書肆有菊坡叢話四冊持閱之傍一人從公借閱視其貌寢甚謂之曰老鼠拖生薑談其拖取之無用也其人微笑私問公姓名後與公同第官刑部會公以事送法司其人坐公謝籍過司日大聲曰老鼠拖生薑厲色◎訕笑一老人 徵事

楊大年與周翰朱昂同在禁掖其時二公已耆邁矣楊方弱冠屢輕侮之周作好語曰君莫侮我老老終輪到君昂掩耳曰莫與莫與免爲人侮後楊竟

早死。◎欺一無識發明即感應篇所謂謾昧愚人也解貌夫非伶俐則必不欺人而非愚人則亦莫可用其欺故欺人之過加之無識者居多此三過益指偶然相戲若故加侮弄則以吃虧之端應照侮弄老幼例記過庸義輕者爲欺甚者爲侮弄而侮弄之中又有甚不甚焉若至於傷天地之和結斯人之怨斯其爲惡又非尋常記過之可同論也附誌一事以見其概云◎天祐中秦州有劉自然者管義軍案因連帥李繼宗點鄉兵捍蜀城紀縣百姓黃知感各在籍中自然誘知感曰聞尊閫髮美能致之當爲君免行知感之妻曰我以弱質託君髮可再生人死永訣矣君若南征不返我有美髮何爲攬髮剪之遂獻於劉而知感竟不免徭等雙於金沙之陣黃妻晝夜禱天號訴是歲自然亡後黃家牝驢產駒左脇下有字云劉自然邑人傳之達於郡守召其妻子識認自然長子曰某父平生好飲酒食肉若能飽啖即是其父驢遂飲酒數升啖肉數臠食畢奮迅長鳴淚下數行劉子請備百千贖之黃妻不納曰加鞭撻曰猶足報吾夫也按此事傷心甚矣豈僅格中兩條之謂然同此欺人侮弄人之情耳◎失微物向空發罵以傷隣睦按事神物呼神呪罵爲五過想加以呼神則其過滋重焉附錄橙墩好客有愛妾蘇氏善持家一日讌客失金盃諸僕嘖嘖四顧蘇氏詬之曰金盃已收在內不須尋矣及客散謂橙曰盃實失去尋亦不得公平曰好客任俠豈可以一盃故令名流不歡乎橙善其言

一過 與人同事利害得失。人已異情。逐時記過。增註 此有其迹。僅指獨知之念言。使誠有迹可見。人無不覺之者。則又有占便宜之條記過矣。發明 禮記曰。君子貴人而賤己。先人而後己。◎遇小事占便宜。發明 福壽全書曰。語云。討便宜處失便宜。此七字極有意味。蓋此念纔思計便宜。便自壞心地。自損陰隲大矣。便宜。即在此處矣。不必到失時見之也。廣義 君子嚴義利之辨。以為心行全繫之者。抵因財字上已快其有餘。人受其不足。不能行所無事耳。此顏壯其嘉懿錄中語。為粗淺人言之也。若劉念臺先生之言。尤為精密。謂義利兩者。正人禽分途處也。義也者天下之公也。利也者一己之私也。人纔為一己起見。便生出許多占便宜心於凡辭受取與出處死生之際。總無是處。利。利也。名。亦利也。如此勘義利。嚴矣。微矣。乃今世人。動以君子相稱。亦念孰能免於利之一字也耶。◎施恩責報。發明 昔人曰。積善而望報於天者無福。施恩而求報於人者無德。乃觀功過格。豈惟無德。適以增過。何其嚴也。◎喜聞人過。徵事 王建曰。余為諸生時。歲考後適有分守道。巡行縣。諸生謁見問。言及考事惟問。案首姓名。舉補進學人數而止。餘不問焉。分巡公繼至。亦言及考事惟問。黜退停降人數而止。餘不問焉。諸生私訝曰。二公發問相反。如此。吾輩誌之。觀二公去後祿位何如。未幾。分守道官至戶部侍郎。子繼登第。分巡公官陝西副使。遇安化王作亂。腰斬之。吁。豈謂一言能致禍福耶。已。寫。其存心之仁厚。與刻薄。矣。

附錄 元祐中。舉子吳中。應大科。以進卷遍投從官一

日與李方叔諸人同觀文理乖謬撫掌絶倒范純夫偶出見之問所以然皆以實對純夫覽其文數篇不笑亦不言掩卷他語侍坐者亦不敢問他日吳中請見純夫論之曰觀足下之文應進士舉且不可況大科乎此必有人相誤請歸讀書學文且習進士吳辭謝而去昔賢誠至如此仁厚之德良足觀法也◎

見人善無欣悅心聞人善無嘉予心 增註 此不過忽略焉爾耳更有必不肯信人之輕信述之得諸聞則以為未必能然反若斯則不但忽略直是刻薄性成剗掃集云聞人善則疑之聞人惡則信之此滿腔殺機也◎

人有不如意處不諒其才力不及求備不已 發明 呂叔簡曰我益智人惟有道者智能諒人之愚巧能容人之拙知分量不相及而人各有能有不能也◎

人待己有小失沾沾介意必報答者另加過 增註 小怨與小失有別怨者傷心失者偶過怨且宜忘而介意於小失眞淺夫也 發明 徐公晞由吏胥起家遷兵部郎中同官一主事每向吏胥謾罵意在公公不為動後主事改公為棺殮送歸官至兵部尚書先哲鄧文潔諸公每稱其事以勸人○仁宗時文彥博為首相時張貴妃有寵伯父張堯佐驟除宣徽使御史唐介力爭之帝謂曰除擬本出中書介遂劾文彥博知益州日造奇錦通宮掖以得執政今顯用堯佐益自固結請罷之帝怒甚將遠竄介徐讀疏畢曰臣忠憤所激死且不避何辭於謫帝召執政示之曰

介論事是其職至以彥博由妃嬪至宰相此何言也時彥博在帝前介責之曰彥博宜自省卽有之不可隱彥博拜謝不已帝怒益甚蔡襄趨進曰介誠狂直然網諫自是美德伏望全貸遂貶介英州別駕而彥博亦罷後彥博復相御史吳中復請召還唐介彥博因言於帝曰介頃爲御史言臣事多中臣病中間雖有風聞之誤然當時責之太深請如中復奏乃召知諫院時稱彥博長者○杜祁公衍少孤前母有二子不孝弟其母改適河陽錢氏二兄遇之無狀至引劍斫之頭爲傷出血數升其姑醫之僅而得免乃詣河陽歸其母繼父不能容往來孟洛間貧甚傭書以自資及貴長兄猶存待遇甚有恩禮兄迫悔前過公及解之毫無怨意待繼父昆弟亦盡道二兄及錢氏姑氏子孫愛公蔭補官者數人公之厚道可謂誠篤矣

○周濂溪判合州時趙清獻爲監司中先入語臨之甚威兇生處之超然後判虔州趙亦守虔熟察其所爲乃大悟執其手曰吾淺失君矣今而後乃知周茂叔也韓魏公知揚州王荊公爲僉判每讀書達旦畧假寐日已高亟上府多不及盥漱魏公意其夜飲放逸一日從容謂曰君年少毋廢書不可自棄荊公不答退而言曰韓公非知我者故熙寧日錄中短魏公爲多每曰魏公形相好耳作畫虎圖詩詆之及魏公薨作挽詩猶不忘少年之語黃陶庵曰趙韓皆當世賢者始猶失之二公人固未易知也乃一則臨之以威而猶超然一則勸之以學而遂爲憾度量相越如此蓋涵蓄深沉此濂溪之所以自得也剛褊躁露此荊公之所以速敗也◎**已所不及暗生嫉妒**一念一過耗王耐軒曰以言議人

取禍之端君子存心天理則心平而氣和大抵好以言譏人者必其忮心之重也見人富貴則忮之見人聲名則嫉之之心蓄之於平日譏之激之之言發之於爭常是故君子貴養心焉○酬軒又曰有輕人上人之心則客氣常存而心無頃刻之樂我自不受用彼何與焉嫉哉斯言我心無頃刻之樂我自不受用彼何與焉嫉妒人者可以反矣

◎愛憎人偶以狥私偏向見諸言事另記過若所愛所憎大與公道乖違加五倍 劉 耿天臺先生駐泗校士簽付為理者數輩來謁先生語之曰今夫天昭昭耳蒼蒼耳人日致虔而默禱之天不見為喜人日嘵嘵然相忘於覆幬中天不見為嗔何者天無意也諸君皆賢者如因人之慢而故徹其賢因人之讒而故掩其瑕可信無是矣顧如因人之讒也而中微有喜意在則人承吾意而譽言至譽至而日積焉或間稱其賢瑕吾耳將亦或逆矣因人之慢也而中微有嗔意存則人承吾意而毀言至毀至而日積焉或間指其吾耳將亦或逆矣何者有意故也諸賢法天之道而毋意焉謹慢兩忘好惡不作其或庶幾乎 黃 義 好惡之難以人不能無私也高子勳好惡法所舉三言曰只在意見上異同軀殼上通礙交遊上生熟尚私之弊只此三言誠勘盡矣乃吾因白文戒詞申解狥私兩字則豈惟戒其狥已又當戒其狥人蓋惟憑已見固屬偏私輕信人言亦為鹵莽聖人有云衆好必察衆惡必察固知愛憎無偏之甚難也豈僅以一已之無成心遂為公好公惡哉敢誌一事於此○湖州張莊僖公掌臺篆為給事中姜時亮所劾致仕去親新進未知張之素乃張求吏部不得免張之親吳托張求吏部不得免張

而揭之。魏者。張既去。衆知所自來。吳考察奪官。魏江右人。居官清整。後副院席。莊僖少子天德行取至京。深慮舊邸。魏聞之引見且謝曰。少年入流言。誤彈尊公。終身爲恨。今乃得補過。遂薦入臺。◎一易

爲事必逸已以勞人。 附錄 宋太宗一日作書筆滯。思欲滌硯。中官墨。顧左右。咸不在。因自俯銅池滌之。既畢。左右方至。上徐顧曰。爾輩何處來。恬不加責。○漢高祖手勅大子云。每上疏宜自書。勿使人也。夫帝王且然。況士大夫子弟乎。今數行字。輒付侍史書之。豈非惰習。◎受託一

小事忽畧。 緩了。伊川云。人才有形。便有彼已。所以難與道合。釋氏所謂流注想。不知不覺。如水流注下去。其端甚微。緊但才見是外人事。便是不如已事大段

宜是要省察。◎與人共一事入則使乖暗取出則故令人多。五十錢以內爲一過。富者倍論。徵事李士衡與余英奉使高麗。所得貨物甚多。英恐過海船漏盡。以己物置其上。及開船。忽大風。船幾沉。舟人急請減載。舍皇信手拋去。及風定檢驗。則所棄皆英物。士衡手自封識。無一失者。共事使乖盡鑒於此。至若貪財罔利。如白文所云。人品汚下。蓋不足掛齒頰矣。奈何以乖巧之性。而若是其誤用乎。◎修用人財物。百錢一過。附錄 曹彬嘗爲周世宗掌茶酒。彬曰。此官酒。不敢與。自沽酒以飲。藝祖藝祖嘆重之。蓋事極尋常。而立心之誠。深足慕矣。◎他人寄託之物。漫易視之。致有汚損。發明

事雖細微然驗恕之方正在於此先儒謂恕只是推得去推不去的人只要理會自己不管別人自大賢而下學者未免有私意錮於其中視物未能無爾汝之間須是用力推去方能及到那物上必令私意無所容至在勉強以推之也◎見人憂驚漠不爲念反生暢快或更增其憂加十倍

庸義 人之憂人之驚一體相關安能無動於中不特此也人之疾厄人之喪亡無在不足感惻其有漠然者非情矣乃更有因而圖利焉以是爲欣然得意者肺腸眞何若也 **附錄** 唐張道原拜大理卿屬賜群臣道原曰禍福無常安可何稍得罪籍其家屬賜因已之泰利人之否取其子女以爲僕妾豈仁者之心皆捨之更資以衣食遣焉如此厚德固難概期吾重族夫乘機圖利者盡亦觀於此而感興乎◎

見人置物足慮漫然不顧 **附錄** 杭州酒家率以燒鵝飼客門有懸鵝毒蛇旋繞入腹一行道人見之私計曰買此鵝囊錢不足因貸酒隣之相識者買之陰埋隣之隙地而得金焉酒家與隣並爭之曰是我所埋金也共訴於巴巡道巴訊得情乃嘆曰一念之善天報若響汝奈何欲逃天也杖酒家與隣人而以金歸買鵝者 **附錄** 胡宿爲湖州守時前守滕宗諒大興學校費數千緡及去僚佐共以爲言宿諭曰君輩佐滕侯苟有過盍早正乃陰棋以觀侯其既去而非之乎潘鱗長曰只陰棋以觀四字曲盡小人面譽背毀之態按此條白文與滕侯事不類愚正欲假陰棋以觀一語以爲儆見忠厚君子必無犯此也◎見人有心叩問可答

不即答。發明聖賢與人。隨在無忽。所謂察言觀色也。有問不即答。或者繫心他處偶然之誤。然不免於簡忽人矣。由此推之。交接時可或不小心敬愼乎。◎見人有呼喚可接應者不爲接應若喚自己不肯應加二倍。待尊長。比平人又加二倍。◎見庸等人無引誘心有自私心。發明引誘心。即與人爲善心也。見他人之善而即爲慮然難安。若必欲進之善而後愉快。是乃所謂萬物一體也。縱令情嫉機格而此心則不容已。者衷然以卑鄙視之。一味憧高夫已。則品節雖能異人。而私心未除。不足以語聖賢之學也。○黃陶菴先生寄弟書云。近來意味甚覺。皆因終日塵中打滾。自然多走失處。又胸中橫着一箇矜字。眼見他人品骨不如我。議論不如我。意思識見不如我。便不免有輕蔑時俗之意。坐此學力不進。◎見種田人不念其勞。視爲微賤可鄙。輕。發明人以給之。所以資養而得生者。惟賴此農。故農之事最貴。農之功最宏。荀子有云。士大夫衆則國貧。工商衆則國貧。可知天下所重惟農。雖以天子之貴。亦必親習其事。而不敢忘艱難之心。乃今浮薄者流。豐衣美食。全不念其所自出。見需體塗足之人。輒若卑微無足重輕。亦曾反思一己。戴天履地。比農人孰爲有功也乎。故凡不爲農者。皆當有憫農之情。尤當有重農之念。苟無所以惠及於農者。而安享其食。其何能自安也。而別敢輕之哉。○號文公曰。民之大事在農。上帝之粢盛於是乎出。民之蕃庶於是乎生。事之供給。於是乎在。和協輯睦。於是乎興。財用蕃殖。於是乎始。敦龐純固。於是乎成。

自古貴農務本之論數語可以渾該矣 **敬事** 明太祖嘗命左右導世子徧歷農家觀其居處飲食器用還謂之曰汝亦嘗知農民之勞苦抵此乎夫農樹藝五穀身不離泥塗手不釋耒耜終歲勤動不得休息其所居不過茅茨草屋所衣不過綠褐布衣所飲食不過菜羹糲飯而國家經費皆出其中故令汝知之飲食令汝常念農勞取之有制用之有節使不迫於飢寒方盡爲上之道又嘗寓幸鍾山時方五月天炎上由獨龍岡步至淳化門謂侍臣曰朕不歷農畝者久遶見田者目烈暑而耘心惻然憫之不覺徒步至於此夫農爲國本百務皆所出而苦辛若是爲司牧者一嘗憫念之乎故洪武之朝加意重本抑末下令農民之家許穿紗綃布商賈之家止許穿布農民之家但有一人爲商賈者亦不許穿紬絹愚按是法也本古先聖王之意古先聖王俊秀之升只於農間求之而爲商者不與卿大夫士常與農民相習而商則遠之是所謂法良而意美也以今天下觀之莫輕於農莫賤於農其亦可慨也夫 **附錄** 劉子曰衣食爲民之本而工巧爲其末堯湯之時遭九年洪水七年大旱不聞飢饉相望捐棄溝壑者蓋積多故也穀之所以不積在於游食者多而農人少也夫蝗蝝秋生而秋死一時爲災而數年之食今一人耕而百人食之其爲蝗蝝亦甚矣不爲農而又無以惠農請誦斯言可以惕然汗下 **農說** 吳仲楫曰天下皆知農之可貴而不知農更可美貴者貴其有利於世美者美其無惡於身蓋人之惡生於妄求抑又生於逸游農無妄求之惡固已而克免逸遊之惡者尤無如農無論其三時在田勤苦不已即服田之暇必有所爲或索綯治屨

或舂揄米穀或佐其婦紡織風雨寒暑無間蓋其念慮只知有室家相聚養飧是謀心有所係而不分筋骸亦有所束而不散緩無待有心爲善而一日之間惡自無有此爲農之深可美也若農而外有如士無聖賢工夫則何時非暇逸放縱之時非淫慾積生即濫管雜務或爲梅蒲或爲飲食會寔以其閒暇無事有不能自禁也至若商賈之流宜非無所事事者矣然終是忙時少而暇時多吾見三吳之列肆者嘗友頤臨睡流覽淫書或偶博奕消遣又或群聚戲謔談論短長探刺時事神蕩而心駭聞則必然其安能若農之凝聚無他營也故近善少惡惟農最眞醇可美昔有激言之者曰今之天下不致於人類滅絶者幸賴此幾百耕田之農在天地間庶幾氣常留耳以吾思之實非矯語願以此大聲呼告天下之輕農者

◎輕忽一貧弱人 增註 此蓋就其意念而言下又有

嘗送程正叔先生西遷道宿僧舍坐處偶背佛像先生曰轉椅勿背林曰豈以其徒敬之亦當敬耶先生曰諸凡其人形貌皆不當慢褻山間而喜曰見似人者尚不敢忽則於人也孰不具惟君子能養之於至微況之於盡量前言往行深宜銘佩也 廣義 方善長曰舉世皆勢利之場其見夫貧者朴訥者貌陋者不期而輕忽之初不料其有翻騰變化之日也及其得勢則又不期而趨奉之豈知倨於前而恭於後正有大不堪爲情者昔有人以微時受侮既貴設宴授意梨園扮爲二虎一虎先銜一羊自食旁有餓虎踞地視之虎怒吼銜羊而去他日餓虎得一鹿前虎又餓甚欲分食乃扮山神出

判之曰昔日衙羊不採掇今朝獲鹿敢來求縱然掇未離勢利之見正當識勢利場中尤不敢漫然輕忽人也○孝廉朱道行主京師丁伯原家有周奎者貧甚其母與丁中表戚爲丁監廚奎時候母丁內外皆呼爲四官人然厭奎巫至意在得食戲侮之朱孝廉獨心憐焉常私食奎奎感甚奎有二子貌寢陋間一來丁奴使之孝廉命之坐踞踏謝不敢未幾奎有女選爲信王妃信王踐祚改元崇禎冊信妃爲皇后奎進封嘉定伯諸子一品蟒玉甲第高華貲巨萬常寄語人念朱先生不忘人固不可輕哉○又觀一事見待人接物隨在宜謙和謹厚使人感悅常自獲益使人恚怒適自貽禍不可不知陸應期大同人正德初賈齊魯間同舟者三四輩數因事謾罵舟人應期獨否又時時推飲食勞苦焉舟人皆讚美應期爲長者難遇一日舟人遲遲不肯進若有所待同舟又謾罵之欲加以鞭舟人擁應期坐樹下曰公長者不敢犯執同舟者撈掠之數其妄自尊大凌賤人無道獨存應期稟諸人裝盡劫焉夫劫盜者必其素習當不因謾罵而忽生心不得即指此爲招禍然如陸之謹厚便足以悅服人是故待人寧使人恚亦防禍之一端也

◎貧賤忽畧貴人

發明賤遇貴不可諂媚之然不可欣艷之然論其分則當有以尊敬之也不觀聖人見冕衣裳者雖少必作乎若其人品行寔可鄙賤不在此例然落落不親則有之傲慢之意終不可施也孔子之待陽貨有成模矣

徵事稽康放誕無禮鍾會方有寵於司馬昭聞康名而造之康箕踞而鍛不爲之禮會將去康曰何所

聞而來。何所見而去。會曰。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遂深銜之。◎不學謙退。專好上人。

袁了凡勞曾三曰。凡人病根。在於傲之一字。種種惡業。俱是傲然不肯相下之心所致也。禹之戒曰。無若丹朱傲。只一傲字。便是萬惡種子。古來酒掃應對。奉几侍立。不過要消除子弟之雄心猛氣。使之鞭向入。微歷觀聖賢。無不欲然若虛。惟恐稍有上人之意。夫子所云。慮以下人。正與人接物之要語也。增註細繹此條。與見人傲氣一條又有別。儘有並不傲氣。而好上人之心。隱伏於中。或負其家勢之隆。或負其才幹之異。內念自尊。即一衷帖稱呼。而謙遜殊有難色。此亦俗情之甚不可解者也。傲氣其易見者。勘到好上人之意。則敬謹工夫益深矣。如此細別。乃為精讀功過格者。眼錄吳興李公樂嘗自述云。少參丁靜吾為諸生時。嘗有延不俟為師之意。不果。越二十餘年。予與靜吾俱官兩司。一日范巡按繼川臨湖。予兩人同謁之。坐於客廳。靜吾不肯並坐。予強之。靜吾曰。先年雖不及。師先生。然此此念已發。今日何敢並坐。噫。公之謙謙。眞有古風。子元薦亦登甲科。袁了凡先生曰。易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故謙之一卦。六爻俱吉。書曰。滿招損。謙受益。子屢同諸公應試。每見寒士將達。必有一段謙光可掬。卒未計偕。我嘉善同袍凡十人。惟丁敬宇年最少。極其謙虛。予告費錦坡曰。此兄今年必第。費曰。何以見之。予曰。惟謙受福。兄看十人中。有恂恂欵欵。不敢先人。如敬宇者乎。有恭敬順承。小心謙畏。如敬宇者乎。人能如此。即天地鬼神猶將祐之。豈有不發字者乎。入能如此。即天

者。及開榜。丁果中式。丁丑在京與馮開之同處。見其虛已斂容。大變其幼年之習。李霽巖嚴諒益友。時面攻其非。但見其平懷順受。未嘗有一言相報。予告之曰。福有福始。禍有禍先。此心果謙。天必相之。兄今年決第矣。已而果然。趙裕峯光遠山東冠縣人。童年舉於鄉。久不第。其父爲嘉善三尹。隨之官。慕錢明吾而執文見之。明吾悉抹其文。趙不惟不怒。且心服而速改。爲明年遂登第。王辰歲余入覲。接冦建所。見其入氣虛意下。謙光逼人。歸而告友人曰。吾天將發斯人也。未發其福。先發其慧。此慧一發。則淫者以寇。肆者以斂。建所溫良若此。天啓之矣。及開榜果中式。眉公

袁氏世範曰。凡人行已。公平正直。可用此以事神。而不可恃此以慢神。可用此以事人。而不可恃此以傲人。雖孔子亦以敬鬼神。事大夫畏大人爲言。況下此者哉。彼有行已不當理者。中有所歉。動輒知畏。猶能避遠災禍。以保其身。至以君子而偶罹其災禍者多。由自貢以召致之耳。◎**人無他意。好爲淺心億逆。**增註須知億逆與觀察有別。人亦安能若聖人無心。物來自照。故愼密者。恒留意於觀察。一以識人之是非。一以善己之言行。此其功誠不可已也。然亦祇是因物察物。非有所私心猜疑於其間。若意中預設一疑人之見。於人之一言一行。必測想其不能無私。勞勞焉伏匿開防。不勝機械夫安知不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是益滿腔私欲而誠意消亡。朱子所謂糾結如蛇蚓。瑣細如蛾虱。正此人也。故能察人者。必毋爲深刻。不能察人者。寧使過於眞誠。億逆之念。其壞心術者不淺也。附錄呂大防蘇轍欲引用楊畏范純仁言其好。呂曰。君毋以爲

畏所彈。故憾之乎。蘇卽從旁誦彈文。范愕然不敢諱。大防竟超遷楊畏爲禮部侍郎。且密約其助己。楊畏首叛大防。未幾呂蘇罷去。將加重譴。純仁力救之。轍始嘆曰。公佛地中人也。

◎人未親已。

強爲迎合。發明薛文清曰。未同而與言。古人所深耻。○又曰。人未已知。不可急求其知。人未已合。不可急與之合。○又曰。人未信。不可强以言聒之。○又曰。人不謀諸己。而强爲之謀。彼卽不從。是謂失言。日閒此等甚多。人以爲細事而不謹。殊不知失言之責。無小大也。謹之。

◎笑謔辱人

求勝。增註戲謔。已於言語條記過。此之過則又以求勝於人而加論之。須看一求字。只指念言。若果有啓侮召禍之慮也。眉菴笑謔爲害。豈僅在於辱人。更有不知不覺。中人隱微。遂成大釁者。一言之間。本出無心。而令人刺骨。謹於交接者。不可不切戒也。附誌一事爲鑑焉。○昔劉邠劉恕同在館中。邠一日問恕曰。聞君前日冒雨往州西。何耶。恕曰。丁君閒冷。故訪之耳。邠戲謂曰。丁方判刑部。得非有所干請耶。恕遂懷忿。至不能解。異日邠方知果有干求。彼時誤中其諱耳。

◎故意戲弄人以爲笑謔。附錄劉念臺先生示學者塾規有云。敦厚溫恭爲載道之器。

◎嘲笑人體相。徵事王介甫晉江饒氏甥也。舅以介甫虐如蛇蚺也。介甫尊舉進士。以詩寄之曰。世人莫笑老蛇皮。已化龍鱗衣錦歸。傳語晉江饒氏舅。如今行貨正當時。舅慚沮。○孫文懿公貌寢。當赴京試詣縣求執照。賣田。縣令李昭言戲曰。似

君人物有幾人耶是年文懿以第三人及第未幾判
審官時昭言方以邊人赴調一見大悅遂解綬歸○
侯元功貌陋形鄙初預鄉薦入以年高貌陋不之敬
輕薄作紙鳶畫其形於上引線放之元功適見乃大
笑作臨江仙詞曰未遇行藏誰肯信如今方表名踪
無端良匠畫形容當風輕借力一舉入高空浮雲捲
盡日輪紅幾人平地上看我碧霄中是年登第位至執政○戲笑一貧人不堪爲情處贈註如自已華服貧人敝袍自已肉食貧人粗糲自已妻妾貧人尚未能娶種種較量正其難爲情處惠厚者未有不加之憐憫矣況敢戲笑之乎
萬曆愚意貧人以憤激之情詘笑富貴者應同論蓋即格中所謂暗生妬嫉念也念固爲過言又宜加過○八喪家笑謔一次一過發明曲禮曰鄰有喪春不相里有殯不巷歌徵事蔣給事性中在京燕客已卜日矣適隣家有喪公言彼方悲哭而我何忍歡笑遂止之數日喪去始召客也○受人一飲食饋問嫌微薄發明或出於先施者方將感惠不已而有不足之心是爲貪或出於來報者亦見情誼不失而有較量之意是爲鄙貪者良心盡泯無所容其責備鄙者累行寔深必當廣其胸襟○沈龍江論交際之道曰禮尚往來雖本人情君子有施亦盡其在我者而已不必過責望於人近聞鄉俗之人有一桃一李必求相稱者甚爲可鄙世豈有操券以行禮者乎惟受人之施力能爲報而自處鄙薄失禮者亦無怪乎人之責之也○陳仲昭曰親朋貴有往來者蓋恐其隔絕相忘也故一菜一蔬亦見來者之雅意聊以將通

問之誠。何所不可。乃流俗浮靡。競尚豐厚。尋常之禮。視若渺忽。致有貧人惟恐不當意。而揭逋典衣以從事者。余謂富施於貧。從於口腹之物而豐厚之。適以導侈。何有宴益貧。答夫富則若是其艱窘。薄俗為害。無往不可慨嘆也。○沈先生曰。嘉靖年間。親朋往來之禮。銀尚不過三分五分。以至一錢。亦有携盒酒舉賀者。有三五相約。共一盒酒者。然猶酒不過一壺。盒中物不過小菓小菜。叁五品。酬酢既畢。賓主交拜。自是賓不更修儀。主不復請謝。而情意亦自周洽。何其古雅簡便也。嗣後彌文日盛。有因而廢家廢禮者。有較量往來厚薄。浸成讐怨者。有習為套儀。明示相欺者。風俗薄惡。何所終極。徵事趙司成汝一日過魯學士鐫邸。魯公何之。司成曰。憶今日為西涯先生誕辰。將往壽也。魯公曰。吾當偕往。公以何為贄。司成曰。帕二方。公曰。吾贊亦應如之。奈不能辦何。憶里中曾餽有柑為冬家人取之。家人報以食僅存其半。魯公度家無他物。躊躇良久。即以其半載與趙公俱往。西涯先生烹魚沽酒。以飲二公。歡甚。即事唱和而罷。○海忠介公晉南冢宰。以幣物賀者俱不受。投名紙用紅者。亦以為侈而惡之。鄉南皐以青蛺三十文入賀。出諸袖中。海見之。喜曰。如此方是受之。過數日。置酒酬鄉。惟餚四盂。市餅一盤。酒數巡而已。黃義李文節曰。余觀中人衣食僅給。日周旋往來於親朋之間。以非其財。至於貧乏。不免稱貸求借於人。君子憐之。俗人笑之。間有力能自守。不襲時套。待親友情真而禮澹。君子信之。俗人怪之。余謂寧令人怪。毋令人笑。沈先生曰。人家稍能度日。即不務本業。到處入情三錢五錢。時常湊辦。其為苦累。十倍征徭。得之艱難。費

之條忽亦何愚也曹靖修先生家規有云親朋餽送切不可過奢防其難繼歷觀前賢之論則知嫌微薄者固為俗腸懼人之嫌而勉強徇俗者亦非明識◎負一約增註不負約之道須於未約之前細加審量可許則許相約之時叮嚀着寔既約之後牢記在心勿以一時適便虛大願望然此特就處事言耳至還財一節尤易負約不可謂非過君子不宜自恕也◎偶以過誤損人器物不即賠償償重不肯償免過增註又或有隱然誤損而不即明告則不償以不肯償為過尚當循行誼條小失不肯明認之例另為過也益事雖微而常致主人訣疑所役輾轉以滋咒罵則積罪愆者非細耳徵事趙軌原州司馬嘗夜行從騎逸入田中暴人禾乃駐馬徐

旦訪禾主酬值而去。增義愚謂亦有欲償而受者不願以情理揆之則又不妨過融非以犯過為惧而堅執必償之說也知義者當不以鄙見為謬◎沉滯一人書信加倍發明勞曾三日殷羨為豫章太守都人士致書百餘函附行李次石頭悉投之水中曰沉者自沉浮者自浮殷洪喬不能作致書郵後人以孤高許之余謂此是天地間最薄情人一致書細事尚爾負人安望其托妻寄子哉厥後其子殷浩咄咄書空遂有空函之舉不須假手他人而自沉沉其書則天之報施亦云巧矣嗟乎今又有一種浮薄子倫看家書慣拆私牘或以資談柄或以雪私讎視浮沉其書者其報應更當何如也◎共人飲食無讓心待老者加倍發明禮記曰觴酒豆肉讓而受惡◎已

不可食者推與人食。附錄庾亮乘馬有的盧相馬經曰。賣之必有買者。寧有已所不安。而移之人哉。卒留之。發明先儒論人與禽獸之別。惟此禮文爲重。檢束稍弛。即流於傲慢蕩逸。不成人類。蓋若是其嚴之也。今按忽畧儀文。其端有二。一則因其卑賤不致謙恭。是爲輕人。一則過託相知。無所矜慎。是爲慢已。要之輕人都由慢已而出。且對相知而簡忽。往往不能保其交之善終。未始非所以輕人也。徵事文中子傳稱其居家。雖孩孺不狎。其使人也。雖僮僕必敬。容。○語類載朱文公先生於客退必立視其車行不復顧。然後退而解衣。及應酬他事。或客方登車。猶相面。或以他事稟者。不領之或前客纔登車。而尚留之。客輒有含

議。亦令少待。其敬恭不失也如是。◎群衆中不周察人情觸人所諱。發明語云。防意如城。守口如瓶。又云。病從口入。禍從口出。正防於交接時觸禍機也。與人晤談。須加矜慎。其發明詳於言語。條中。宜細讀之。昔有人爲人講事。偶云。譬如衣服亦須稱身。本無心之談。不意座中先世有爲裁縫者。以此含怒。爲言語傷人。如此類者甚多。不可稍忽意也。徵事嘉禾葉春嘗爲府掾。後仕至參議。宜德中。與大理少卿熊鼎巡撫東南。一日同至嘉興公館。鼎痛罵不已。葉從容謂郡吏猶辱罵不已。葉了多少打罵。鼎大赧。益忘曰。諸兄當勉某昔在此。今之爲吏也。發義人之所諱。不可觸之。此一說也。既葉之爲吏也。受人觸亦有無害其爲不諱者。如始則賤微。今已改觀。正足見其傑出。始則猾惡。今已易行。正足見其能

修又何事於必諱之也附誌二事欲使人開廣其見勿因觸諱而遽生怨怒斯得耳○李太宰邦彥家起於銀工既貴其母常語昔事諸孫以爲恥母曰宰相家出銀工則可羞銀工家出宰相正爲嘉事何恥焉○狄武襄討起行伍十餘年而顯貴面涅猶存帝嘗勑青傅藥除之青指其面曰陛下以功擢臣不問門地臣所以有今日此涅耳臣願留以勸軍中不敢奉詔帝益重之

婉詞遽變色而爭觸人之怒 徵事

呂晉伯拜寶文閣直學士馬涓以進士舉首入幕府自稱狀元太忠曰狀元云者文第未除官之稱也既爲判官則不可因絀以修身爲已之學臨政治民之要涓乃自以爲得師焉轉掾國知潁州查彥以狀元判州事每稱狀元持國厲聲曰狀元無官

有偶誤不進

耶自後當改呼簽判彥終身銜之君子之出詞吐氣宜和平不宜峻厲和平則理明而聽者快心峻厲則氣激而聽者逆耳矣二事一體也一以平氣迎人而人師之一以厲色叱人而人銜之可見盛氣難以服人和裒易以率物故調和心氣乃應世接物第一著工夫○楊復所先生曰凡人正當議論時一團盛氣若遽叫他反不投機是增人之過也待氣平時乃緩與說更於無人處私自化之尚可冀改有愛人之心者不可不三復斯言 附錄 陳幾亭曰朋友議論間或有僻見一時難破者尚未至於大悖且聽之別處義理大段分明此僻自解若當時辨論不休或傷交情無資啓悟○朱夫子曰義理天下之公而人之所見有未能盡同者正當虛心平氣相與熟講而徐究之以歸於是乃

是吾黨之責。而向來講論之際。見諸賢往往皆有立我自是之意。蓋嘗竊笑。以爲正使眞是讐敵。無復少長之節。禮遜之容。蓋嘗竊笑。以爲正使眞是讐敵。亦何至此。○王文成曰。議論好勝。亦是今時學者大病。今學者於道如管中窺天。少有所見。卽自足自是。傲然居之不疑。與人言論。不待其辭之終。而已先懷輕忽非笑之意。諰諰之聲音顏色。距人於千里之外。不知有道者從旁觀之。方爲之竦息汗顏。若無所容。而彼悍然不顧。略無省覺。斯亦可哀也已。

◎見責於人不能恬受忿色起辨。徵事

呂榮公爲寧初監陳留稅。章楓窓察方知縣事。心甚重公。一日與公同坐。遽峻辭色。折公以事。公神色怡然。未嘗少動。章嘆曰。公誠有德者。我聊試公耳。○漢文帝嘗對馮唐曰。吾獨不得廉頗李牧爲將。唐曰。陛下雖得廉頗李牧。弗能用也。上起入禁中。良久召唐讓曰。公奈何衆辱我。獨無間處乎。唐謝曰。鄙人不知忌諱。上乃曰。公何以知我不能用廉頗李牧也。唐對云云。上卽日拜魏尚。還唐。秩。天子能受言若此。良可風也。

◎與人叩問應答。無端暴聲厲色。

廣義 朱子童蒙訓曰。凡父兄長上檢責。或有過誤。不可便自分解。姑且隱默。後却徐徐細意條陳。則無傷性。至於朋友分上。亦當如此。

發明 犯此條者。非傲惰其人。則或別有煩懣。並非有心。而乖戾輒形。亦不自覺其爲拂逆人也。不必暴性者有此。尋常適意。以是相加者。比比然矣。溫恭儉讓之教範。可無陶鎔服習也乎。

附錄 鄧文潔公與客坐語。偶有齟齬者。卽自省曰。吾未誠耶。遜心半刻。客竟易顏嘗曰。我常虛而人不礙。我不留。而人自化。又曰。

從氣上起。終是乖戾。從性上起。自爾中和。其虛明若此。性度沖抑。以德感人。爲甫京太司成嘗示諸生曰。吾。非。不。欲。求。諸。生。愧。我。所。無。也。亦。豈。不。欲。非。諸。生。懼。我。所。有。也。願。以。神。情。與。諸。生。相。交。勉。諸生躍然顧化。

◎他人未嘗有謬。輕率指之爲謬。【附錄】劉元城嘗言金陵亦非常人。其粗行與司馬文正公畧同。其質僕儉素。終身好學。不以官職爲意。是所同也。但學術有異耳。而諸人輒洽惡。此人主所以不信。而天下之士至今疑之。以其言不公。故愈毀之而愈不信也。凡人有善有惡。若不師其善而并以爲惡。則人必不信有是惡矣。故攻金陵者。只宜言其學術乖僻。用之必亂天下。則人主必信。若以爲以財利結人主如桑弘羊。禁人言以固位如李林甫。奸邪如盧杞。大奸如王莽。則人不信。蓋以其人素有德行。而天下之人素尊之。而人主夷考之無是事。則與夫毀之之言亦不信矣。此進言者之大戒。

◎聽人言。未竟其詞。遽入已說。【啟事】宋蹇脩先生度量雅遠。不卞急對賓客語。廣喻曲引。娓娓不休。客方語。語未竟。輒以手聽。勿語也。畢。乃後語。此可爲法矣。◎向人嚬吐。【增註】此亦所謂適意也。似可統於待人忽畧之中。而特拈出言之。以其所失尤爲細微。而人輒易犯耳。推其類。實有非一端之足盡者。【廣義】翁子安曰。嘗因失儀之言。而慨今人暴慢之多也。不於細行動成惡習。畧舉其最微者。如翻亂人書籍。不歸本所。如以唾涕穢惡。及爪甲汚染。輒塗抹門壁桌椅等。如噴唾彈洒不擇地。甚或汚及同行坐人。如飲食以骨甲皮核等。棄擲地下。如着木屐及釘鞋等。踏人室中。兼踏壞壁。

如托熟輒入入退居密室。如移動人室中什物。如戲匿人書籍玩器等物。如臨人几案。輒取筆塗寫於紙及几硯。以上數端。雖威儀之末。習慣者悟不知怪。然貽累取憎正復不淺。全德始於幾微。可不戒哉。◎

入人戶。意欲窺見人閨室。 發明 曲禮曰將入戶。視必下。入戶奉扃。視瞻毋回。註謂入戶之時。兩手當心。如奉扃然。雖視瞻而不爲迴轉。嫌於犯人之私也。◎

入人戶將近內。不揚聲。 發明 曲禮曰將上堂。聲必揚。戶外有二屨。言不聞則不入。曲體人情。斯以合禮。◎

暗中遇人不揚聲。 發明 恐其驚人。兼防人之觸己。

終